

廬陵學案表

歐陽修

子發

附尹洙

子棐

高平同調

焦千之

呂希哲 別為滎陽學案

呂希績

劉敞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子奉世

張巨

王回 見上廬陵門人

胡宗愈

江端禮 別見安定學案

蘇軾

別見四

劉放

蘇轍

別見四

曾鞏

李摯

彌遜

公全恭

廬陵學案表

歐陽修

附尹洙

高平同調

子發

子棐

焦千之

呂希哲

別為滎陽學案

呂希績

呂希純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張巨

子奉世

回見上廬陵門人

胡宗愈

端禮別

蘇軾

別見蜀學畧

蘇轍

別見蜀學畧

曾鞏

李撰

彌遜

劉恭

附弟肇

陳師道

子彌大

劉氏續傳

陳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丁騭

張巨

胡宗愈

王安石 別為新學畧

曾鞏 子至士

弟肇

李撰

子彌澄

子彌大

子彌正

陳師道

蘇軾 別見蜀學畧

蘇轍 別見蜀學畧

徐無黨

別附蔣之奇

鄭耕老

廬陵續傳

尹洙

呂公著 別為呂范諸儒學案

梅堯臣

並廬陵講友

蘇洵 別為蜀學畧

附弟肇
陳師道
子彌大
劉氏續傳

陳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子彌正

丁隲

張巨

胡宗愈

蔣之奇

子奉世

王回
見上廬陵門人

江端禮
別見安定學案

劉恭
劉氏續傳

劉敞

附弟攸
廬陵同調

蘇軾
別見蜀學畧

王回

徐無黨

附別將之奇

鄭耕老
廬陵續傳

尹洙

呂公著
為呂范諸儒學案

梅堯臣
誦友

並廬陵誦友

蘇洵
別為蜀學畧

蘇洵別為蜀學畧
廬陵學侶

宋元學案卷四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梓材重刊

廬陵學案

祖望謹案楊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祇韓歐二公
立得定耳說者謂其因文見道夫見道之文非聖人之徒
亦不能也堯公之冲和安靜蓋天資近道稍加以學遂有
所得使得遇聖人而師之豈可量哉述廬陵學案

梓材案是卷學

案亦謝山所特立底藁

高平同調

參補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修附尹洙

蘇洵別為蜀學畧
廬陵學侶

宋元學案卷四

四明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

鄞 王梓材同校

廬陵學案

祖望謹案楊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祇韓歐二公
立得定耳說者謂其因文見道夫見道之文非聖人之徒
亦不能也充公之冲和安靜蓋天資近道稍加以學遂有
所得使得遇聖人而師之豈可量哉述廬陵學案

梓材案是卷學

案亦謝山所特立底藁
殘闕亦多以史傳參補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修

附尹洙

宋元學案卷四

宋元學案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以
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
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澠涇弗振先生得昌黎遺藁苦
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兩試國
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
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
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文正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
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先生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
閒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
官文正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
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歷三年

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韓范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
先生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
人翁翁不便先生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
之貶饒州也先生與尹洙余靖皆以直文正見逐目之曰黨人
自是朋黨之論起先生乃爲朋黨論以進先生論事切直人視
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
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先生以特詔
除之係州兵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
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
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閒賊平脅從二千人分隸諸
郡富鄭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先生遇于內

黃夜半屏人告之故先生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鄭公悟而止方是時杜祁公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先生慨然上疏爭之于是邪黨益忌先生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羣小畏而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先生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先生出聚謀于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丞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

侍讀學士先生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累遷至參知政事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先生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唯蔣之奇說合先生意先生薦爲御史眾目爲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先生婦弟薛宗孺有憾于先生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之奇卽上章劾先生神宗初卽位欲深護之使詰之奇問所從來辭窮坐黜先生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

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
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先生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
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
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
反覆觀之且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于是仰天歎曰以荒遠
小邑且如此天下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與言未
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顧其文
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
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曾子固王介甫蘇洵父
子布衣屏處未為人知先生即游揚聲譽謂必顯于世凡經賞
識率為聞人好古敏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

掇拾研稽異同立說于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

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

雲濠案先生所著尚

有毛詩本義十六卷左傳節文十五卷
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歸田錄二卷

東坡敘其文曰論大道

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

言後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歐陽子

參史傳

易童子問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眾辭淆亂質諸聖彖者聖人
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
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
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

健乾而嫌其執于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無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于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彖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眾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

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于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于自修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于丈人也其彖曰能以眾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待主其爲毒也甚矣然其以本于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

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于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應天順人為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无咎何謂也曰為易之說者為无咎者本有咎也猶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于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无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此親得之矣蓋王者之于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為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其比于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童子問曰同人之象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

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于人則通其志于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象畧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何謂也曰于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眾人之豫豫其身耳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于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與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象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于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眾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象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

人設也大過者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无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象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猱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于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于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上卷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象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與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

必同類則以柔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爲感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爲感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鍼則雖隔物而應象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聖人所以爲能童子問曰恆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恆之爲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于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久成聖人者尚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

者也故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于否則不進利矣遯者陰進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

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眾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與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爲獨言利

女正貞曰家道主于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

有不始于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于卦隨事以爲言故于坤則利牝馬之正于同人則利君子正于明夷則利艱正于家人則利女正童子問曰睽之象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于此者必有合于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爲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

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上卷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

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于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于其象言之矣蹇之象曰往得中也解之象曰往得眾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于患然順過乎柔則入于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眾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非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

者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身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眾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眾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夬不利卽戒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夬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象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

及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丈人吉无咎其象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
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
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
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
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
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正丈人吉无
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姜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
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
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

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
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
象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
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于此則薄于彼可
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于革
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于乾坤而稱湯
武可乎聖人于坤以履霜爲戒以黃裳爲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
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
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
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于二卦者其誰乎童子

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與火亨飪也
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
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眾皆震驚而獨能不失
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
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者謂可任以大
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象之闕文柰何曰聖人
疑則傳疑也若震之象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
止而不爲之時也時不可爲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爲而爲者也
故其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于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
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
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
辭凶而象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象
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
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兌上
故其象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
爲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
女歸吉也歸妹之爲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
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象曰征凶位不當也
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
禮義所以養廉恥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

而又有漸也故漸之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柰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象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于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爲散者誰與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爲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象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垂戾分散之義異矣嗚呼

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于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于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與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與曰君子之所以節于己者爲其愛于物也故其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太過待于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于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眾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于行已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于治人

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于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于所宜居之方以相爲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中卷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辭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

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真偽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辨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爲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于敢爲而決于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畧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于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

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于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于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畧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于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于一人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謬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于易義尚有未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

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于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于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

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說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爲一人之說其可以爲聖人之作乎童子曰于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而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于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以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爲繫辭矣語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于書禮之傳遠矣謂之

聖人之作則僭偽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爲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于其間者在焉未必無益于學也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豈好辨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爲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爲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爲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爲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

爲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受河圖又俯仰于天地觀取于人物然後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傳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于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受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于身取于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于其間哉若曰已受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于天地

鳥獸取于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受于天者不
曰取法于河圖此豈近于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爲
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誤惑學者其爲患
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爲斯說者王
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著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
必用著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
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著參天兩
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
未有著聖人之將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著爲之生聖人得之遂
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
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著之怪其

義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著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
由數起之義害于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著以筮欲牽合二說
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著以筮則
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爲奇說以神
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
夫論未達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之所以
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畧
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于
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
又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

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于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

下卷

施德操曰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韓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

王厚齋曰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怪妄東坡云著于易見于論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于以爲不然是以

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議論不苟同如此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歐陽公易童子問三卷據此補入又案序錄引楊文靖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祇韓歐二公立得定耳文忠本論中下足與韓文原道諫佛骨等篇並傳千古故并入之

文集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

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于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

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

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彊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于此時乘閒而出于有餘歲之閒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于天

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竝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俊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逐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中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于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于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于眾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鄩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

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旣衰若此之類並侵于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鄩子傳記被髮于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于所謂蒐狩婚媾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

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于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于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于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于人者彼雖小人必有

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于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與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舍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于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本論下

附錄

呂紫微童蒙訓曰蔡陽公嘗言少時與叔祖同見歐陽公至客次與叔祖商議見歐陽公敘契分求納拜之語及見歐陽公既敘契分即端立受拜如當子姪之禮公退謂叔祖曰觀歐陽公

禮數乃知吾輩不如前輩遠矣

施德操曰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為之耳韓魏公心知且非然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

汪玉山與呂逢吉書曰歐陽公作濮議謂范堯夫傳欽之呂獻可趙大觀皆誣謗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惇以此書納之禁中歐陽公有知當悔作于地下矣以此知文字不可不慎

呂東萊與周子充書曰歐陽公每以平心自許濮議之成蓋在治平之後辭氣尚有餘怒以此知臨事之難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以經為正而不汨于章讀箋詁此歐陽氏讀書法也然其間節目甚多固未易言以其學者之難能信經

而失事理之實者不少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歐陽氏語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始悟人之窮力苦心于學問文辭者徒欲藻飾其身聖賢之事業非所以責之也

又曰歐陽氏策為三代井田禮樂而發者五似歎先王之道不得行于後世者然其意則不以漢唐為非豈特不以為非而直謂唐太宗之治幾乎三王則不必論矣

王厚齋曰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東坡云著于易見于論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于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黃皆歐陽公門人而議論不苟同如此

廬陵謂友

舍人尹河南先生洙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博學深于春秋為文謹嚴舉進士累遷起居舍人唐末以來文章寔微先生與穆伯長倡為古文以矯時所尚自是文章少變云 參姓譜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別為范呂諸儒學案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不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開出奇巧初未為人所知用侍讀蔭為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引與酬唱一府盡傾歐陽完公自以不及大臣累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與修唐書未奏而卒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

廬陵誦友

舍人尹河南先生洙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博學深于春秋為文謹嚴舉進士累遷起居舍人唐末以來文章寔敝先生與穆伯長倡為古文以矯時所尚自是文章風少變云 參姓譜

員外郎梅先生堯臣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不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閑出奇巧初未為人所知用侍讀蔭為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引與酬唱一府盡傾歐陽文忠公自以不及大臣累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與修唐書未奏而卒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

郊廟輒獻歌詩又嘗工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先生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游詩或酒過月善談笑與物無忤參史傳

廬陵學侶

奇承蘇老泉先生洵別為對學畧

廬陵人

歐陽發字伯和文忠公之長子少師安定盡傳其古樂鐘律之說不治科舉業文忠謂其得文昭之學以父蔭官至大理寺丞所著有古今系譜圖宋朝二府年表錄

梓材謹案大理傳本在安定學案考宋史先生本傳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謂其得文忠之學漢伯皆晉茂先之流也當以范忠宣例之移入廬陵以見歐陽子之家學

直秘閣歐陽先生棊

歐陽棊字叔弼文忠中子廣覽強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文忠著鳴蟬賦侍側不去文忠撫之曰兒異日能為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為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文忠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文忠自作也服除始為審官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附錄

呂榮陽曰朝廷獎用言者固是美意然亦不可不審歐陽叔弼最為靜默自正獻當國常患其不來而劉器之攻之以為奔競權門器之賢者猶有此誤况他人乎

閣知蔡州奉詔罷覆折之令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參史傳

廬陵門人

郊廟輒獻歌詩又嘗工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
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先生家貧喜飲酒賢士
大夫多從之游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云參史傳

廬陵家學

大理歐陽先生發

歐陽發字伯和文忠公之長子少師安定盡傳其古樂鐘律之
說不治科舉業文忠謂其得文昭之學以父蔭官至大理寺丞
所著有古今系譜圖宋朝二府年表錄

梓材謹案大理傳本在安定學案考宋史先生本傳卒年
四十六蘇軾哭之謂其得文忠之學漢伯皆晉茂先之流
也當以范忠宣例之移入
廬陵以見歐陽子之家學

直秘閣歐陽先生棐

歐陽棐字叔弼文忠中子廣覽強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文忠
著鳴蟬賦侍側不去文忠撫之曰兒異日能為吾此賦否因書
以遺之用蔭為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
不仕文忠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文忠自作也服除始
為審官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
勢來居襄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
請之吏具成牘至先生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
眾共白曰泰橫于漢南久可卻耶先生竟持不與泰怒譖于布
徙知路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
閣知蔡州奉詔罷覆折之令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廬陵門人

歐陽棐字叔弼文忠中子廣覽強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文忠著鳴蟬賦侍側不去文忠撫之曰兒異日能為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為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文忠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文忠自作也服除始為審官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先生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眾共白曰泰橫于漢南久可卻耶先生竟持不與泰怒譖于布徙知路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奉詔罷覆折之令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廬陵門人

歐陽棐字叔弼文忠中子廣覽強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文忠著鳴蟬賦侍側不去文忠撫之曰兒異日能為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為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文忠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文忠自作也服除始為審官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先生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眾共白曰泰橫于漢南久可卻耶先生竟持不與泰怒譖于布徙知路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奉詔罷覆折之令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廬陵門人

秘閣焦先生千之

焦千之字伯強潁州焦陂人也從歐陽公學稱上弟其時同門之士如曾南豐王深父皆以文學名而先生最有得于躬行歐陽公知潁州呂正獻公爲通判正獻日與公講學其于諸弟子中獨敬先生延之館使子希哲輩師事焉耿介不苟終日危坐未嘗妄笑語諸生有不至則召之坐面切責之不少假借其後希哲兄弟雖徧從安定泰山康節伊川諸公遊然其學所以成者內則正獻及其夫人督課甚嚴外則先生之力正獻歸京師以先生偕歐陽嘗贈之詩所云有能掇之行可謂仁者勇是也後以遺逸薦爲秘閣校理知無錫呂待制希純知潁州築宅于城南以居先生潁人稱曰焦館

直講張先生巨

張巨字微之常州晉陵人嘉祐中舉明經薦爲國子監直講王荆公新法行乃引去時論高之先生嘗從安定學復與蔣之奇胡宗愈丁騭同學易于歐陽公著易解十卷

尚書胡先生宗愈

胡宗愈字完夫晉陵人文恭從子舉進士甲科爲光祿丞文恭得請杭州英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先生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累遷至同知諫院王介甫用李定爲御史先生言御史當用_不學士是殆一出執政意卽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臨不_因草制坐絀先生又爭之介甫怒出判真州元祐初以吏部右司郎中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請刪差法哲宗嘗

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于是諫議大夫王覲論其不當而劉安世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覲潤州而言者愈力乃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其政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簡修參史傳

文公王臨川先生安石 別爲新學畧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 附弟肇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公見而

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判越州遷知齊州累徙襄州洪州福州最後徙明毫滄三州先生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先生史館修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執事遷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于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先生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于委

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于是諫議大夫王覲論其不當而劉安世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覲潤州而言者愈力乃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其政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簡修參史傳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

並見蜀學畧

文定蘇頌濱先生轍

附弟肇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公見而

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判越州遷知齊州累徙襄州洪州福州最後徙明毫滄三州先生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先生史館修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執事遷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于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先生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于委

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餘卷
手自讎對雖白首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餘卷所
著文集曰元豐類稿雲濠案四庫書目采錄元豐類稿五
十卷續彙四十卷外集十卷並佚其文
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旨遠要其歸必止于仁義一時工
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呂申公嘗告神宗以先生爲人行義不如
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參史傳

附錄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曾鞏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補汲汲自納于人
主其辭皆詭而哀要之其文與識皆未達于大道

工夫却在誠心至意上否陳潛室曰此用論語意從致知上發
源皆先儒所不道南豐屢屢言之度越諸公遠矣但其說樂處

語不瑩耳樂者極至之意是他知好功夫到後自見此境界耳
若用一物以樂之即非所以為樂木鐘集

忠烈文先生彥博附師史昭

文定蘇頌濱先生轍並見蜀學子畧

南頓令王先生回

王回字深父侯官人先生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
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名譽由進士爲衛真簿有所不合
稱病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
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亡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也夫婦之合
人情也君臣之從眾心也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惟朋友者舉

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餘卷
手自讎對雖白首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餘卷所
著文集曰元豐類稿雲濠案四庫書目采錄元豐類稿五
十卷續彙四十卷外集十卷並佚其文
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旨遠要其歸必止于仁義一時工
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呂申公嘗告神宗以先生為人行義不如
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參史傳

附錄

陳南豐云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以誠心好
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亦未可也文以自樂以自樂之可

志然父夫志亦斷

國朝史記

文淵一誠以樂之明非何以為樂

王樂父昔以文學名於世其去生於南豐

翰林藟案兼味閣書云同門收會南豐

蘇洵

參史傳

文忠蘇東坡先生軼

文定蘇頌濱先生轍並見蜀學畧

南頓令王先生回

王回字深父侯官人先生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
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譽由進士為衛真簿有所不合
稱病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
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亡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也夫婦之合
人情也君臣之從眾心也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惟朋友者舉

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餘卷
手自讎對雖白首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餘卷所
著文集曰元豐類稿雲濠案四庫書目采錄元豐類稿五
十卷續彙四十卷外集十卷並佚其文
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旨遠要其歸必止于仁義一時工
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呂申公嘗告神宗以先生為人行義不如
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參史傳

附錄

陳南豐云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以誠心好
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亦未可也故加之以至意樂之用
工夫却在誠心至意上否陳潛室曰此用論語意從致知上發
源皆先儒所不道南豐屢屢言之度越諸公遠矣但其說樂處
語不瑩耳樂者極至之意是他知好功夫到後自見此境界耳
若用一物以樂之即非所以為樂木鐘集

忠烈文先生彥博附師史昭

雲濠謹案先生字公黠武進人嘉祐進士以經學倡進學
尤長于易春秋為文自成一家官至太常博士右正言著
有文集

縣二十卷

南頓令王先生回

王回字深父侯官人先生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
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譽由進士為衛真簿有所不合
稱病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
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亡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也夫婦之合
人情也君臣之從眾心也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惟朋友者舉

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餘卷
手自讎對雖白首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餘卷所
著文集曰元豐類稿雲濠案四庫書目采錄元豐類稿五
十卷續彙四十卷外集十卷並佚其文
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旨遠要其歸必止于仁義一時工
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呂申公嘗告神宗以先生為人行義不如
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參史傳

附錄

陳南豐云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以誠心好
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亦未可也故加之以樂意然則可

志以文夫志之為斷

亦用一也又難入則非何以為樂

王宗父嘗以文學名世以去去南豐

翰林黨案兼味閣專云同門收會南豐

為液坑齋頌

參史傳

右正言丁先生騭

雲濠謹案先生字公黜武進人嘉祐進士以經學倡進學
尤長于易春秋為文自成一家官至太常博士右正言著
有文集

縣二十卷

南頓令王先生回

王回字深父侯官人先生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
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譽由進士為衛真簿有所不合
稱病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
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亡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也夫婦之合
人情也君臣之從眾心也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惟朋友者舉

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由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眾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可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姑求其肯告吾過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先生在潁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其子汾為郊社齋郎 參史傳

梓材謹案焦秘閣傳云同門如曾南豐王深父皆以文學名故以先生次南豐

教授徐先生無黨

徐無黨永康人從歐陽永叔學古文詞永叔嘗稱其文日進如水湧山出又云其馳騁之際非常人筆力可到嘗著五代史妙得良史筆意皇祐中以南省第一人登進士第仕至郡教授

將之奇字穎叔宜興人舉進士元祐初累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坐責守汝州徙慶州徽宗立拜知樞密院事崇寧元年知杭州以桑河湟事奪職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嘗入元祐黨籍後錄其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謚文穆 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以為文穆端所記云文穆在熙寧元祐崇寧推為博聞強識之儒曾在禁林記諸典章文物之舊曰逸史至數百卷是亦北宋一魁儒也惜其受知廬陵因忠姦邪之目轉劾廬陵為瑜不掩瑕耳

焦氏門人 廬陵再傳

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由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眾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可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姑求其肯告吾過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先生在潁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其子汾為郊社齋郎 參史傳

梓材謹案焦秘閣傳云同門如曾南豐王深父皆以文學名故以先生次南豐

教授徐先生無黨

徐無黨永康人從歐陽永叔學古文詞永叔嘗稱其文日進如水湧山出又云其馳騁之際非常人筆力可到嘗著五代史妙

別得史筆意皇祐中以南省第一人登進士第仕至郡教授

文穆葉先生之奇

雲濠謹案先生字穎叔舉進士仕至觀文殿學士論河湟事奪職嘗入元祐黨籍卒謚文穆謝山為先生端研記云文穆在熙寧元祐崇寧推為博聞強識之儒曾在禁林記諸典章文物之舊日逸史至數百卷

劉氏門人

南頓令王先生回

見上廬陵門人

江先生端禮

別見安定學案

焦氏門人

廬陵再傳

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由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眾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可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姑求其肯告吾過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先生在潁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其子汾為郊社齋郎

參史傳

梓材謹案焦秘閣傳云同門如曾南豐王深父皆以文學名故以先生次南豐

教授徐先生無黨

徐無黨永康人從歐陽永叔學古文詞永叔嘗稱其文日進如水湧山出又云其馳騁之際非常人筆力可到嘗著五代史妙得良史筆意皇祐中以南省第一人登進士第仕至郡教授

文穆蔣先生之奇

雲濠謹案先生字穎叔舉進士仕至觀文殿學士論河湟事奪職嘗入元祐黨籍卒諡文穆謝山為先生端研記云文穆在熙寧元祐崇寧推為博聞強識之儒曾在禁林記諸典章文物之舊日逸史至數百卷

劉氏門人

南頓令王先生回

見上廬陵門人

江先生端禮

別見安定學案

焦氏門人

廬陵再傳

待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為滎陽學案

呂先生希績

待制呂先生希純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劉氏家學

僉樞劉先生奉世

劉奉世字仲馮天資簡重有法度以進士歷官至樞密直學士

僉書院事坐黨籍累貶謫居沂克以赦歸復端明殿學士優于

吏治尚安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

不愧作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

生者不能無病也正須安以處之 參史傳

劉氏門人

南頓令王先生回 見上廣陵門人

江先生端禮 別見安定學案

曾氏家學

文昭曾曲阜先生肇

曾肇字子開南豐人南豐先生之弟也弟肇字子開舉進士累官

至龍圖閣學士坐黨籍安置汀洲數年歸潤而卒子開先生天資仁

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為文溫潤有法其調黃巖

簿也邵安簡公聞其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聞風踵至授

經無虛席後更十一州類多善政 雲濠案先生著有曲阜集四

尚書講義八卷邇英殿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

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又曾氏譜圖一卷楊龜山狀其行

興初諡日文昭 參史傳

曾氏門人

通判李先生撰

李撰字子約蘇州吳縣人受業南豐官至通判係州以興學校

爲先務有文翁常袞風

雲濠案先生著有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

卷龜山楊文靖公誌其墓

子彌遜彌大彌正

陳先生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好學苦志年十六以文謁曾子固大奇之許以文著時留受業焉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先

生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子固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文忠軾傳獻簡堯俞孫莘老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起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斂之先生高介有節安貧樂道于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少游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

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于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

附錄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陳師道所師獨曾鞏至與孔子同稱然其云學至之捷而守之迂識欲覺之先而持之後見理未盡而執志甚堅惜乎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後山詩仰看一鳥過虛負百年身甚有深意

往官穎時東坡知州事待之絕厚欲參諸門弟子閒而先生賦詩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此學者稱爲后山

先生 參史傳

李氏家學 廬陵三傳

侍郎李筠溪先生彌遜

尚書李先生彌大 合傳

李彌遜字似之通判撰子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

司戶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

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先生率

勇士邀斬甚眾靖康初召爲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牙

校周德叛單騎招降之時李綱行次建康先生與謀誅首惡五

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宮祠知饒州

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

知吉州陞辭帝曰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先生自政和末

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如初冬

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于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少游延致先生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常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于今而親于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歟段乘下澤候公于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穎時東坡知州事待之絕厚欲參諸門弟子閒而先生賦詩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此學者稱爲后山

先生

參史傳

李氏家學

廬陵三傳

侍郎李筠溪先生彌遜

尚書李先生彌大

合傳

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通判揆子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

司戶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先生率勇士邀斬甚眾靖康初召爲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牙校周德叛單騎招降之時李綱行次建康先生與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宮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陞辭帝曰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先生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如初冬

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卒以壯國勢節財用以備軍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效時駐蹕未定有旨料舟給卒以濟宮人先生繳奏曰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先生與吏部侍郎晏瑞復有憂色八年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趙豐公罷相檜專國贊帝決策通和胡忠簡銓上疏乞斬檜范如圭曾開抗聲折檜皆遭貶逐先生乃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詔廷臣大議檜邀先生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今日之事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次日再上疏言愈切直檜大怒先生引疾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

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十二年檜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嗾言者論先生與豐公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于是先生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

雲濠案先生著有弟彌筠溪集二十四卷

大字似矩官刑工戶三部尚書

參史傳

祖望謹案先生在兄弟中最以風節著至其講學則固未有聞也予攷其經紀胡邦衡之家事而贈以遠竄之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故亨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曰無我方能爲大事曰天將任之必有所摧折曰建功立名非知道者不能

曰學必明心記問辨說其餘也然則先生之講學者深矣其歸隱連江也張忠獻公為治田宅力辭不受

吏部郎李先生彌正

李彌正字似表通判子官吏部郎兼史館上書忤秦檜指為趙忠簡公

黨人廢二十年補

廬陵續傳

機宜教授鄭先生耕老

鄭耕老字穀叔莆田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明州教授以薦召見

孝宗擢國子監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著詩易中庸洪

範論孟訓釋參閱書

讀書說

立身以力學為先力學以讀書為本今取以六經及論語孟子孝

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

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

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

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材

為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鈍稍鈍中材之

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

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

尺寸尺不已遂成為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其勉之

持材謹案此說有作歐陽公讀書法者其數諸經先孝經次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字次孟子次周易二萬四千一

曰學必明心記問辨說其餘也然則先生之講學者深矣其歸隱連江也張忠獻公為治田宅力辭不受

吏部郎李先生彌正

李彌正字似表通判子官吏部郎兼史館上書忤秦檜指為趙忠簡公

黨人廢二十年補

廬陵續傳

機宜教授鄭先生耕老

鄭耕老字穀叔莆田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明州教授以薦召見

孝宗擢國子監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著詩易中庸洪

範論孟訓釋參閱書

讀書說

立身以力學為先力學以讀書為本今以六經及論語孟子考

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

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

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

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材

為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鈿資稍鈍中材之

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

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

尺寸尺不已遂成為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其勉之

梓材謹案此說有作歐陽公讀書法者其數諸經先考經次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字次子學次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十字次尚書次詩三萬九千二百三

百七字次尚書次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次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次周禮次春秋左傳先後字數微有不同又云九經正文通不過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字章子日誦三百字不五年畧可上口是先生之說蓋本歐公而字數有異爾又其闕佛亦與歐公同故移水心文集一段于後而特為立傳云
人之道歸于中正不偏常行不厚而佛者以寂滅無為貴之山

性命道德之靈

劉氏續傳

瑞安令劉先生恭

劉恭字伯協南城人紹熙元年進士知瑞安縣象山嘗作書言郡縣官貧殘之害以告大吏先生其以其人家勢世方盛若極言之恐撓其怒且居是邦非其大夫或于名分未安象山答以向來區區之意不在利害至于理之所在必爭雖匹夫不可犯

先生又以道大何所不容為辭象山以不知務示之

梓材謹案是傳象山豪底列象山門人顧象山與書一稱之以門下再尊之以來示又自遜曰敬虛心以俟教則先生特象山講友初未及象山之門也致楊誠齋集先生為新吉守誠齋與之書曰近世人物之盛莫江西若者江西人物之盛又莫劉氏若者公是公非二先生偕以道鳴如古文篇何必減原道如弟子所記何必減法言如西垣訓詞何必減西京家傳正學之派心授斯文之脈不在執事而在誰乎據此則先生固承二劉家學者不必附之陸門矣故移入于此

宋元學案卷四終

十四字次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次周禮次春秋左傳先後字數微有不同又云九經正文通不過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字童子日誦三百不五年畧可上口是先生之說

附錄

葉水心志其墓曰毅叔嘗著仁義禮樂扶中截流等論推明聖人之道歸于中正不偏常行不厭而佛者以寂滅無為亂之此性命道德之靈

劉氏續傳

瑞安令劉先生恭

劉恭字伯協南城人紹熙元年進士知瑞安縣象山嘗作書言郡縣官貪殘之害以告大吏先生其以其人家勢世方盛若極言之恐櫻其怒且居是邦非其大夫或于名分未安象山答以向來區區之意不在利害至于理之所在必爭雖匹夫不可犯

先生又以道大何所不容為辭象山以不知務示之

梓材謹案是傳象山蒙底列象山門人顧象山與書一稱之以門下再尊之以來示又自遜曰敬虛心以俟教則先生特象山講友初未及象山之門也致揚誠齋集先生為新吉守誠齋與之書曰近世人物之盛莫江西若者江西人物之盛又莫劉氏若者公是公非二先生偕以道鳴如古文篇何必減原道如弟子所記何必減法言如西垣訓詞何必減西京家傳正學之派心授斯文之脈不在執事而在誰乎據此則先生固承二劉家學者不必附之陸門矣故移入于此

宋元學案卷四終

侍讀
學士劉公是先生敞 附弟放子奉世

劉敞字仲遷夫臨江新喻人學者稱爲公是先生舉慶歷進士
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爲第二
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薨賜諡文正先生疏駁

之三上改謚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閒先生諫曰王
事莫重于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若使趙談者參之臣懼
爲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吳充以典禮得罪先生因
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對
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
也帝深納之奉使契丹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
不能識問先生曰此所謂駮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
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徙鄆州時蜀人龍昌
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眾文潞公薦諸朝賜五品服先生與歐
陽公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卽少
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

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先生以識論與眾忤求知永興
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先生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
時兩宮方有小人閒言諫者或許而過直先生進讀史記至堯
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
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
以義理諷也患眩瞽疾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
先生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閒復求外以爲汝州旋改集
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先生學問淵博
自佛老卜筮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畧尤精于天文嘗得先
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攷知三代制度尤珍
惜之每日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

家以取決焉為文尤瞻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子公主
九人立馬卻坐頃之九制成歐陽克公每于書有疑折簡來問
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公服其博長于春秋為書四十卷行
于時參史傳

公是先生弟子記

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可乎劉
子曰可愚智非善惡也雖有下愚之人不害于為善善者親親
尊尊而已矣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聞一以
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然則其亦有聞十而知一聞百而知一
聞千而知一者矣愚智之不可移如此
永叔曰以人性為善道不可廢以人性為惡道不可廢以人性

為善惡混道不可廢以人性為上者善下者惡中者善惡混道
不可廢然則學者雖毋言性可也劉子曰仁義性也禮樂情也
以人性為仁義猶以人情為禮樂也非人情無所作禮樂非人
性無所明仁義性者仁義之本情者禮樂之本也聖人精欲道
之達于天下是以貴本今本在性而勿言是欲道其流而塞其
源食其實而伐其根也夫不以道之不明為言而以言之不及為
說此不可以明道而惑于言道不可以無言而迷于有言者
也

雲濠謹案公是先生弟子記四庫書目入子部儒家類多可採今特采其與廬陵問答一條亦可見一斑云

謝山公是先生文鈔序曰予嘗謂文章不本于六經雖其

人才力足以凌厲一時而總無醇古之味其言亦必雜于
機變權術至其虛矯恫喝之氣末流或一折而入于時文
有宋諸家廬陵南豐臨川所謂深于經者也而皆回折于
公是先生蓋先生于書無所不窺尤篤志經術多自得于
先聖所著七經小傳春秋五書經苑中莫與抗故其文雄
深雅健摹春秋公穀兩家大小戴記皆能神肖當時先生
亦自負獨步虎視一時雖歐公尚以不讀書為所誚而歐
公不敢怨之世或言先生卒以此忤歐公今稽之墓志始
知其不然也

宋元學案卷四

三

醉經閣校本

梓材謹案公是先生弟子記四庫書目入子部儒家類語
多可采又案邵氏聞見後錄云呂汲公終身重敬原父之
學

公槩薦試館職歷知曹州兗州亳州襄州蔡州孫莘老蘇文忠
等言其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召拜
中書舍人著書百卷尤邃史學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專職漢
史參史傳

附錄

劉靜春曰吾家原父貢父二先生高才博物風節凜然惜其與
關洛同時而不偕之講學

雲濠謹案原父即道通父貢父即贛父古今字耳

人才力足以凌厲一時而總無醇古之味其言亦必雜于
機變權術至其虛矯恫喝之氣末流或一折而入于時文
有宋諸家廬陵南豐臨川所謂深于經者也而皆回折于
公是先生蓋先生于書無所不窺尤篤志經術多自得于
先聖所著七經小傳春秋五書經苑中莫與抗故其文雄
深雅健摹春秋公穀兩家大小戴記皆能神肖當時先生
亦自負獨步虎視一時雖歐公尚以不讀書為所誚而歐
公不敢怨之世或言先生卒以此忤歐公今稽之墓志始

知其不然也梓材安不黃洛翁跋先生帖謂劉侍讀文忠公
門人也洛翁及見先生此語當得其實觀謝
山所云蓋先生之于廬陵及門而未心折者身邵氏聞見
後錄言呂汲公終身重敬原父之學知先生之見重當世
如是又案先生之弟公非先生被薦于文忠亦不得列廬陵
之門也

舍人劉公非先生敘

劉放字叔贛父公是先生之弟也學者稱為公非先生與公是先
生同登科第仕州縣二十年始為國子監直講歐陽充公與趙
公槩薦試館職歷知曹州兗州亳州襄州蔡州孫莘老蘇文忠
等言其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召拜
中書舍人著書百卷尤邃史學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專職漢

史參史傳

附錄

劉靜春曰吾家原父貢父二先生高才博物風節凜然惜其與
關洛同時而不偕之講學

雲濠謹案原父即道遠父貢父即贛父古今字耳

山陰令陳先生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山陰令陳先生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右正言丁先生隲

丁隲字公點蘇州人嘉祐進士以經學倡後進尤長于易春秋
為文自成一家官太常博士元祐中為左正言五上章論何正
臣治獄殘酷巧詆刻深甚于羅織黨錮事載國史著有文
集二十卷參如蘇志

古靈四先生學案表

陳襄 別見安定學案

安定同調

孫覺

吳道

張公諤

章衡 從子 希龍

傅楫

陳貽範

管師復 林石 沈躬行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管師常

陳砥 呂逢時 錢景臻

黃穎
子公坦

劉淮夫

鄭穆

陳烈

周希孟

劉康夫

潘鯁

曾伉

劉彝 別見安定學案

並古靈講友

章望之

吳師仁 並見士劉諸儒學案

司馬光 別為涑水學案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並古靈同調

劉夔

曹穎叔

蔡襄

並周氏學侶

黃穎

子公坦

淮夫

鄭穆

與古靈講友

陳烈

周希孟

劉康夫

潘鯁

曾仇

劉彝

別見安定學案

並古靈講友

章望之

吳師仁 並見士劉諸儒學案

司馬光 別為涑水學案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並古靈同調

劉夔

曹穎叔

蔡襄

並周氏學侶

宋元學案卷五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重刊

古靈四先生學案

祖望謹案安定泰山並起之時閩中四先生亦講學海上
其所得雖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畧見大體矣是固安定泰
山之流亞也宋人溯導源之功獨不及四先生似有關焉

或曰陳烈亦常師安定未知所據述古靈四先生學案

梓材案古靈學案謝山所特立謂之述者謙辭也黃氏補本仍屬之梨洲非是又案其表以古靈為安定門人亦無據

忠文陳古靈先生襄

宋元學案卷五

四明全祖望補定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

鄞 王梓材同校

古靈四先生學案

祖望謹案安定泰山並起之時閩中四先生亦講學海上
其所得雖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畧見大體矣是固安定泰
山之流亞也宋人溯導源之功獨不及四先生似有闕焉

或曰陳烈亦常師安定未知所據述古靈四先生學案梓材

案古靈學案謝山所特立謂之述者謙辭也黃氏補本仍屬之黎洲非是又案其表以古靈為安定門人亦無據

忠文陳古靈先生襄

陳襄字述古侯官人也學者稱爲古靈先生是時學者方溺于
雕篆之文相高以詞華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爲迂闊而
士亦莫之講也先生獨有志于傳道與其同里陳烈鄭穆周希
孟者爲友氣古行高以天下之重爲已任聞者始皆笑之先生
不爲動躬行益篤學者亦稍稍化之多從之遊而閩海閒遂有
四先生之名雖有誕突恣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于其門已而
四先生之名聞于天下有從遠方來受學者以進士爲浦城簿
縣闕令先生行令事斷獄明決人莫能干以私首興學宮爲諸
生講學從之者五百餘人而章衡卒爲名臣部使者安積至其
縣先生以十事陳之安是之皆爲施行以遷爲仙居令仙居山
縣莫知學先生之興學宮課諸生如浦城有問難者得乘先生

聽訟之暇入問于庭偶出行部遇山谷中有小學輒下車爲童
子輩講經從學者漸多而管師復兄弟卒爲名儒遷著作佐郎
知河陽縣仙居之民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時富鄭公帥河陽
一見厚禮之先生之興學宮課諸生如仙居或謗之富公曰是
賺子弟輩束脩耳富公以告先生曰自反而縮何嫌人言或勸
先生罷講答曰以讒人使諸生遂不得聞道吾恥之講益力富
公久而益奇之入相薦爲太常博士召試秘閣校理尋判祠部
譯經僧法護遺奏乞度十僧趙槩亦請列于廟中三年度一道
士先生堅執不行且請禁宮闈要近之妄有陳乞者坐是解祠
部編昭文館書籍已而以祠部員外郎知常州復興學宮課諸
生如河陽時承安定先生湖學之後東南講席稍衰先生復振

之以顧臨司之每晨親往與諸生講經義旁決吏事于是毗陵之盛擬于湖學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爲吳下民田之害先生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田患以除遷司封員外郎爲開封府推官將行得公帑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以償積年官逋之未清者入爲三司判官使遼尋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等先生薦可爲太學師長者四人小程子其一也尋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故事左右史以次知制誥而臺雜乃遷三司副使于是有旨候知制誥闕召試先生辭曰陛下以義使臣敢不惟命是聽豈敢計較資地以爲輕重况知雜之任上裨朝政下肅臺綱豈顧寵祿之居後哉若有顧

避之心身且不正焉能正人乃許追寢前命于是王荆公執政行新法先生力言青苗不便五奏皆不報其進第四狀曰臣觀制置奏請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是特爲管仲商君之術臣願陛下爲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願陛下爲霸主也陛下富有中國廣輪萬里內無強臣敵國之患外無西戎北狄之難四海九州之賦供用不爲不足不于此時與廟堂之臣坐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爲均輸舉貸之事臣竊惜之其第五狀曰誤陛下者王安石也誤安石者呂惠卿也安石持強辨以熒惑于前惠卿畫詭謀以陰助于後故雖陛下之至聖不能無惑近者中丞呂公著而下皆以不職乞從責降臣獨區區未敢請者尚冀犬馬之誠一悟聖意許以青苗之法下百

官集議如臣等言非甘從遠竄如是則安石惠卿乞行貶斥以謝天下又言劉述劉琦錢顛等皆以言事責降范純仁以此待罪朝廷上下之情乖戾若此臣甚憂之乞免其罪以大有容之德又乞召還范純仁以厭人望又言中丞呂公著以造膝之言落職補郡安石增改誥詞暴揚其語欲以中傷尤失事體右正言李常待罪兩月不報必非陛下之意又言韓絳以制置三司條例司而爲參政是以利進自古進用大臣所未有又言李南公李定不可用王子韶爲小人于是神宗有詔召先生試知制誥而所奏皆留中不下先生辭曰臣所言不能開悟聖心方且待不職之罪未知禮所召試非臣所敢當荆公方遣人趣先生承命見奏大恨議出爲陝西轉運使上曰陳襄經術宜在講筵

乃復令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先生固辭神宗賜手詔曰卿以言事未遂不受知制誥之命且求外補朕慕卿經術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摩道義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與還卿來章當亟就職先生不敢復辭次年卒用爲知制誥荆公終用出之上不許詔直學士院荆公惡之不己以草河北詔言水不潤下中書改之又赦文有奉祠紫宮之語爲犯俗先生乞出遂知陳州未暮移杭州先生以杭之學校不興復修築聚講如常州且修六井水利已而復知陳州其講學如杭州熙寧八年召還知銀臺遷樞密直學士判太常次年兼侍講又次年命爲郊祀禮儀使詳定郊廟禮樂元豐二年判尚書都省神宗且有意大用之而先生病矣次年卒妻子問遺

言索筆書先聖先師四字贈給事中其後累贈少師諡忠文所
著書有易義中庸義古靈集二十五卷雲濠案先生所著書尚
有州縣提綱其古靈集
二十五卷爲先生子紹夫所編居
易錄稱爲二十卷蓋未見完帙也先生一言一行皆以古人爲
法喜怒不形于色荆公之退也先生在講筵薦司馬溫公以下
三十三人神宗善之而不能盡用也元祐名臣皆在其中南渡
後高宗得其稟詔示天下以爲薦士者法

祖望謹案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
天下之士從者如雲而正學自此造端矣閩海古靈先生
于安定蓋稍後其孜孜講道則與之相埒安定之門先後
至一千七百餘弟子泰山弗逮也而古靈亦過千人安定
之門如孫莘老管臥雲輩皆兼師古靈者也于時濂溪已

起于南涑水橫渠康節明道兄弟亦起于北直登聖人之
堂古靈所得雖遜之然其倡道之功則固安定泰山之亞
校之程張爲前茅焉故特爲立一學案而以鄭氏陳氏周
氏三子並見于後

古靈先生文集

隱居求志古人尚之然有聖人之隱有賢人之隱有介夫之隱
聖人之隱樂天以俟命時未可而潛時可而躍者蜿蜿蜒蜒莫
知其神舜伊尹是也賢人之隱養氣以畜德庸言庸行居貧賤
而樂顏曾是也介夫之隱但潔其身而不累乎世足以自牧而
不足與憂天下長沮桀溺是也是則君子不爲也與章表民
後進士來茲者亦早夜不已有所勉然進而是退而疑故吾日

爲之憂恐不能有遠到者

與陳砥

好善之人惟恐有所不聞好爲善之人惟恐有聞

答黃殿丞

不離經而用權不先利而後義

視非正色謂之不明聽非正言謂之不聽故君子不以耳目近

小人不以小人亂視聽也

以上與安度支

聖人之經待人而傳當明大義折諸家異同之說以示後學不

宜有讓

答許太博

僕他無一二至于古人至于好人之善樂聞已之過則似有之

答周有終

君子患已不立不患不能文德至斯言至矣

與元屯田

常患近世之士溺于章句之學而不知先王禮義之大上自王

公下逮士人其取人也莫不以善詞章者爲能守經行者爲迂

闊天下之士習固已塗贖其耳目而莫之能正矣某自蒞事以

來以興學養士爲先務以明經篤行爲首選將以待夫有志之

士彼四方之學者輕千里而至其亦有望于茲德薄任重不足

以獨當其責思得先生共教以德行道藝之事

與顧臨

凡人生而與萬物俱生長而與萬物俱化終身與萬物浮沈以

是而求至于聖人難哉孔子語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然後天下歸仁

今有裸衣而倒行者目之者曰此狂惑喪心之人至于學者喪

其本心不惟不自知亦無目而指之者豈不宜大自驚懼持循

而修省哉

答徐洪

爲之憂恐不能有遠到者

與陳砥

好善之人惟恐有所不聞好爲善之人惟恐有聞

答黃殿丞

轉行

不離經而用權不先利而後義。視非正色謂之不明聽非正言謂之不聰故君子不以耳目近小人不以小人亂視聽也

與

安度支

聖人之經待人而傳當明大義折諸家異同之說以示後學不

宐有讓

答許太博

僕他無一二至于古人至于好人之善樂聞已之過則似有之

答周有終

君子患已不立不患不能文德至斯言至矣

與元屯田

常患近世之士溺于章句之學而不知先王禮義之大上自王

公下逮士人其取人也莫不以善詞章者爲能守經行者爲迂

闊天下之士習固已塗瞶其耳目而莫之能正矣某自蒞事以

來以興學養士爲先務以明經篤行爲首選將以待夫有志之

士彼四方之學者輕千里而至其亦有望于茲德薄任重不足

以獨當其責思得先生共教以德行道藝之事

與顧臨

凡人生而與萬物俱生長而與萬物俱化終身與萬物浮沈以

是而求至于聖人難哉孔子語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然後天下歸仁

今有裸衣而倒行者目之者曰此狂惑喪心之人至于學者喪

其本心不惟不自知亦無目而指之者豈不宜大自驚懼持循

而修省哉

答徐洪

去聖日遠，周楊墨之說，衣被天下，故後之習孔子者，多聞見則易慎擇之，則難自韓退之來，六百年有餘矣。季甫比日于吾儒，爲有功足下，慎折衷之。

答周公闢

君子之所貴乎身者，道焉而已。不苟利，不苟進，不苟得，惟義而

止。

答元屯田

行與止存乎天，進與退存乎已。

與富相公

古人事死如生，葬則欲其返，虞則欲其安，祔則欲其存而不忘。哭之有倚廬，事之有祖廟，廬于墓，非古也。

答劉太博

古之聖賢存其心，視天下之民如其子。一夫不獲，則不能安乎其身；曰天假手于我，以養之，吾何忍弗顧也。故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伊尹五就桀，太公七十歸周，孔子皇皇諸侯之國，彼豈

不知養心治氣安佚之樂，一畝之宅可以終身，訢然而忘天下哉。今之仕者，與之祿則受之，至于民有死亡危苦，則聽之又惡。知畏天命而愍人窮也，比見欽之于河陽，其議論誠佳矣。然而未知其仁，今將有民社，以爲政，吾于是觀焉。欽之勉之。

與傅察

推序

行身乎大方之塗，養心于至義之源，游泳乎詩書之和，沈潛乎易春秋之微，博之以文藝，約之以禮法，而歸之于誠，亦庶乎其至也。

送管師常序

好學以盡心，誠心以盡物，推物以盡理，明理以盡性，和性以盡

神。

送章衡序

祖望謹案古靈崛起南嶠，昌明正學，雖其立言尚有未盡

融洽者如此五語是也然其大意已通關洛之津較之石
徂徠輩則入細矣

無近名無躐學無急于奔競

送章衡序

君子之道正以持之通以行之正者道之經通者道之權二者
相用而成孰爲正曰中庸是也孰爲通曰隨時之義是也仁以
居之義以由之正在其中矣智以遷之禮以和之通在其中矣
君子知是四者所以藏身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雞鳴而起孳
孳守之而弗失其善持之也是謂之正萬物相感而情僞生萬
物相交而利害生故其道有否泰時有險易而濟之以屈伸語
默之變是謂之通

何秉字序

誠至于高明博厚而不息也然後能定明至于廣大精微而不

惑也然後能應

聰明不足以自任權勢不足以自私

上殿劄子

聖人先得乎誠誠則明矣賢人思誠者也因明而後誠存其所
謂正而公者去其所謂私而邪者此之謂擇善戒慎于不覿不
聞之際此之謂慎獨而固執之此之謂明則誠矣

誠明說

子愍汝邑民不識爲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黨鄰里不相存
恤其心惟汲汲爭財競利爲事以至身冒刑憲鞭箠流血而不
知止柰奉天子教條不可私恕每刑一身若傷膚髮而汝輩不
知予心乃相煽熾構訟成獄自以爲能使予日不得食夜不得
寢是誠何心然非汝百姓之樂于此也蓋不知讀書之故也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汝父老歸告子弟令來學予將擇明師而教

諭之 仙居勸學文

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里有禮貧富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頌白者不負戴于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
仙居勸俗文

學校之設非以教人為詞章取利祿而已當致學者首明周官三物之要使有以自得于心而形于事業然後可以言仕

杭州

古靈語

人不可為人所容

氏客語

格君心之非吾徒事也

見劉執中所作祠堂記

世之欲堯舜其君者莫若求大賢而進之

以上見劉執中所作祠堂記

祖望謹案王侂作陳古靈傳詆其迂闊心竊異之謂侂不應乖謬至此及讀程俱北山小集乃知此語本于紹聖實錄而侂不審而實之者也北山有曰襄所薦三十餘人其所學皆不以當時之所建立為然者襄之行已從可知矣

北山又曰襄之美以壬午之詔而益明

梓材案壬午疑當作壬子

熙寧經筵論薦三十三人品目

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集賢院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司馬光素有行實忠亮正直以道自任博通書史之學可備顧問
問

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知許州韓維器質方重

學亦醇正知盡心性理之說得道于內可以應務于外

翰林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戶部侍郎提舉崇福宮呂公著道

德醇明學有原本事君以進賢汲善為己任以上三人皆股肱

外心膂之臣不當久外

秘書監集賢院學士知杭州蘇頌長于史學國朝典故多所練

達可充編撰之任

右司諫直集賢院孫覺明經術義理之學端良信厚可以鎮浮

厲世

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知齊州李常性行醇正兼治經術可比

于覺

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和州范純仁器識通明忠義骨鯁足

濟大事以上三人可充侍從

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河中府蘇軾俊豪傑端方雖不長于經

術然百氏無所不覽文詞美麗尤通政事

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權知洪州曾鞏文詞典雅與軾各為一

體二人可備文翰

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孫洙博學能文所守亦端

兼明世務可充史臣

秘書丞集賢校理王存學行素著方重有守不為勢利所遷

太子中允判武學顧臨才豪氣剛兼有識畧喜于聞過可屬以

危難之事

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林希少有文行

祖望謹案三十三人中惟斯人晚節不終

右司郎中分司南京李師中人多稱其有才可當邊帥

兵部員外郎傅堯俞以義去就有古諍臣風

太常博士河東提刑胡宗愈文醇行循兼明經術

以上三人以言事未蒙宥

復事未蒙宥

前著作佐郎王安國材器磊落罪廢不忘進學

太子中允應天簽判劉摯性行端醇詞學淵遠

太常博士宗正丞虞太熙治經有行不苟于進可充臺閣

太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程顥性行端醇明于義理可備

風憲

太子中允權發遣淮南西路運判劉載少治經術兼有文行可

備臺閣

殿中丞充秦鳳熙河路勾當官薛昌朝才質俱美持守端直可

置臺閣

著作佐郎崇文校書張載養心事道不苟仕進西方學者一人而已

興國軍掌書記蘇轍學與文若不逮軾而靜厚過之

前台州司戶今召試館閣孔文仲性醇行粹文章正直

歙州推官吳堯堯以孝行聞治經學尤盡心于民政

前延陵令吳恕器識醇深學通義理

屯田郎中知太康縣林英和而不隨直而不撓

都官員外郎監泗州倉孫奕士行著于鄉閭節義信于朋友所

至以善政聞可當一路
著作佐郎監揚州糧料院林旦通曉民政兼有持守
太常博士監揚州鹽鄒何操履端方吏才通敏
大理評事唐垌性雖輕脫才幹明敏以言事竄今監杭州龍山
稅流落遠方
前監安上門英州安置勒停鄭俠愚直敢言發于忠義望陛下
矜憐使得生還

祖望謹案古靈先生講學以誠明爲主其立朝尤以薦賢
爲急今觀其三十三人品目自溫公申公韓范劉王諸大
臣無不當其性行其謂橫渠則曰西方學者一人而已于
東坡則曰不長經術卽此可見先生之學之醇故備錄之

其生平薦士于當路尚多今皆附載于後

與陳安撫薦士書 九人

殿中丞致仕胡瑗博學通經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雖老尚
可大用

舒州通判王安石才性賢明篤于古學

潁州司法劉彝其政與學通達體要

合肥主簿孫覺才質老成經學浸有原本文辭簡粹

揚州孫處高介好古而志道安貧不仕文辭必臻于理

衢州江山縣周穎剛義孝友不畏強禦

越州蕭山縣吳孜勇于爲義少習聲律之學旣而約心于理甘

貧養親 其二人卽
陳烈鄭穆

祖望謹案其與韓丞相薦士書十七人曰知綿州龍安縣劉

載虔州推官吳堯前澧陽令監泰州如臯縣鹽倉盛僑松

陽令余京上虞令丁隲江寧府監利縣事管師常長垣主

簿孫路以上皆文行經術之士沂州防禦推官宋希元葉縣尉吳道

鄆州觀察推官許安世監池州酒務楊國寶前涇州觀察

推官王巖叟明州縣尉陳頤以上皆強志力行之士左軍巡院判官

黃顥節度推官曾華且大理寺丞黃默松谿令賈易以上皆幹

能之其與蔡舍人薦士書八人曰太學直講胡瑗進士吳

孜管師常任原倪天隱張京明經顧臨又友人陳烈此皆

古靈未甚達時所薦及修起居注則薦常秩為侍御史則

薦陳烈領國子監事則薦常秩陳烈程頤管師常知杭州

則薦吳師仁為樞密直學士又薦陳烈其試士則薦陸佃

而其薦三十三人最在後能留心天下之人材未有過于

先生者也其中多講學儒者自胡公二程張子外盛僑吳

孜劉彝顧臨周穎倪天隱皆安定弟子楊國寶賈易皆伊

川弟子而孫覺管師常則先生之徒而卒業于安定者惟

曾扶林有負所薦之譽程頤程頤容騰四部主簿黃庭僉見

古承聖友
各准真外生程

鄭穆字閔中侯官人也四先生之一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櫛沐

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以進士為壽安簿召為國子監直

講尋編集賢館書籍積官太常博士以集賢校理通判汾州熙

寧三年召爲岐王侍講又爲嘉王侍講神宗謂古靈曰如鄭穆德行乃堪左右王者耳凡居館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講經至可爲勸戒者必反復摘誦二王咸敬禮焉元豐三年以朝散大夫知越州先是鑑湖旱乾民因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稅之旣而連年水溢民逋官租且萬緡先生悉奏免之未滿乞休管勾杭州洞霄宮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每坐講席無閒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延接以禮送迎學者尊其德而服其教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先生曰恤孤吾事也金于何有反金而育其子三年揚王荆王並請爲講官解祭酒以直集賢院充荆王府侍講荆王薨復爲揚王府翊善太學諸生請之有詔仍任祭酒兼充徐王府翊善四年

拜給事中兼祭酒次年遷寶文閣待制兼官如故明年乞休詔以提舉洞霄宮致仕太學諸生數千人以狀白宰相乞留范給事淳夫言穆雖年逾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致仕有不
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老成願毋輕聽其去因引唐韓愈留孔戣故事不報于是公卿大夫各爲詩贈行空學出祖沐東門之外都人觀者如堵淳夫詩曰願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尚書明年卒先生著術不傳古靈謂其深造于道心仁氣正勇于爲義文博而壯淳夫亦曰閔中眞長者元祐之盛羣賢咸在朝居祭酒者前推先生後推顏復皆眞儒云

直講陳季甫先生烈

陳烈字季慈侯官人也學者稱爲季甫先生天性介特篤于孝

友年十四繼喪父母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自壯迨老享奉如生
事禮寢興晦朔未嘗止一日夢中衰絰哭其親于中庭哀聲震
戶外家人聞之而先生未寤也嘗語古靈曰烈今日縱得尊榮
父母不之見何足爲樂其無意于世矣力學不羣平居端嚴終
日不言雖御童僕如對大賓里有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
數百父兄訓其子弟者必舉烈言行以規之慶歷初應試不中
選遂不復赴禮部或勉之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
望持誠文王載之與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有
先覺如伊呂者仁宗以大臣之薦累詔之不起或問其故曰吾
學未成也自是交章論舉先生志不少易古靈每謂人曰世多
以季甫爲潔身不仕之流非也蓋其志孔孟之道不肯苟進而

已嘉祐中詔授本州教授不拜而福建提刑王陶奏先生以妻
林氏疾病醜瘦遣歸其家十年不視烈貪詐人也已行之命乞
賜削奪司馬溫公在諫院上言臣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如何
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以獎厲風俗若烈平生
操守出于誠實雖有迂闊之行不合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
保而全之願委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實若止于夫婦
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灑洗其過庶復申眉于後若復敗亂
名教則嚴賜刑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于是陶奏不行明
年歐陽公復薦其行除國子直講竟不出久之詔許從其志以
宣德郎致仕先是古靈在臺中舉先生自代稱其道已造大賢
之域然先生行過拘故終多以矯僞疑之者皆王陶之流也元

祐初復詔為本州教授不受祿敝衣糲食處之裕如稍有餘即
以周貧乏者七十六歲而卒

助教周先生希孟

附劉夔曹穎叔蔡讓

周希孟字公關侯官人也四先生者古靈最有名閩中亦顯于

附錄

或問陳烈行古禮率子弟匍匐以吊祭君謨為世俗譏笑太不
近人情張橫浦曰今取鄉黨言閭閻侃侃跣踏與與色勃足躩
豈不為怪狀但世俗以人視人故耳

梓材謹案此條本梨洲所節橫浦心傳本在橫浦學案今

以言陳季甫事移錄于此
靈先生引先生語大有之九匹諱前儒以豈為矣之身豈是也

九四體是離明能知九三之專不從其盛專心以奉六五也以

彭為盛蓋自先生發之

知桂州劉先生彞別見安定學案

古靈同調

光祿章先生望之

宮教吳先生師仁並見士劉諸儒學案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別為涑水學案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為橫渠學案

曹穎叔字力之亳州譙人進士及第累官右司郎中陝西都轉
運使自慶曆鑄大錢行陝西民盜鑄不已先生請罷鑄請郡鐵
錢以三鐵錢當銅錢之一從之進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卒于

祐初復詔為本州教授不受祿敝衣糲食處之裕如稍有餘即
以周貧乏者七十六歲而卒

助教周公關先生希孟

附劉夔曹穎叔蔡讓

周希孟字公關侯官人也四先生者古靈最有名閩中亦顯于
朝而先生與季甫獨不出然交相重也遍通五經尤邃于易弟
子七百餘人知州劉夔曹穎叔蔡襄皆親至學舍質問經義部
使者相繼薦于朝詔賜粟帛授將仕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充
本州學教授三表力辭不許尤關佛氏之說卒門人曾侂等祠
其遺像于五福寺中所著有易義詩義春秋義今皆不傳按古
靈先生引先生說大有之九四謂前儒以彭為旁之非彭盛也
九四體是離明能知九三之專不從其盛專心以奉六五也以

彭為盛蓋自先生發之

侍郎劉先生燕友

劉夔字道元崇安人第進士歷世知陝廣潭州所至有廉名累官
樞密直學士知鄆州發廩賑饑民賴全活盜賊屏息後知建州
以戶部侍郎致仕參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有春秋褒貶志五卷見鄭氏通志

龍學曹先生穎叔

曹穎叔字力之亳州譙人進士及第累官右司郎中陝西都轉
運使自慶歷鑄大錢行陝西民盜鑄不已先生請罷鑄諸郡鐵
錢以三鐵錢當銅錢之一從之進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太子

官參史傳

忠惠蔡先生襄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舉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文正仲淹以言事去國余忠襄靖論救之尹師魯請與同貶歐陽文忠移書高司諫若訥三人皆坐遣先生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爭相傳寫契丹使買以歸張于幽州館後仁宗更用輔相親擢忠襄文忠及王懿敏素為諫官先生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之知諫院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歷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公闢陳季甫陳述古鄭闕中以行義著先生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召為翰林三司使旋乞為杭拜端明殿學士以往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先生工于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乾道中賜謚忠惠同上

古靈門人

學士孫華老先生覺

別見安定學案

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罷之次直李大臨再封還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于七次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間養成風俗其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簡如初者何異再後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于此可見

梓材案李微之舊闢證誤云按李次道深制乃直舍人院蔡仲遠之非章下衡也則元城語未足全據

官參史傳

忠惠蔡先生襄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舉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文正仲淹以言事去國余忠襄靖論救之尹師魯請與同貶歐陽文忠移書高司諫若訥三人皆坐遣先生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爭相傳寫契丹使買以歸張于幽州館後仁宗更用輔相親擢忠襄文忠及王懿敏素為諫官先生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之知諫院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歷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公闢陳季甫陳述古鄭闕中以行義著先生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召為翰林三司使旋乞為杭拜端明殿學士以往卒年五十六贈吏

附錄

古靈參事宋未行寶巖中允三舍人不行而章衡言之

祖望謹案古靈參事李定未行定擢中允三舍人不行而章

子平行之見元城語錄

附錄

元城語錄曰王安石為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襄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罷之次道李大臨再封還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于七次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間養成風俗其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簡如初者何異再後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于此可見

梓材案李微之舊開證誤云按李次道深制乃直舍人院蔡仲遠之非章衡也則元城語未足全據

官參史傳

忠惠蔡先生襄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舉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文正仲淹以言事去國余忠襄靖論救之尹師魯請與同貶歐陽文忠移書高司諫若訥三人皆坐遣先生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爭相傳寫契丹使買以歸張于幽州館後仁宗更用輔相親擢忠襄文忠及王懿敏素為諫官先生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之知諫院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歷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公闢陳季甫陳述古鄭闕中以行義著先生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召為翰林三司使旋乞為杭拜端明殿學士以往卒年五十六贈史

古靈

朱子家壘中允三舍人本行而章濬言之
見元姓

梓材謹案謝山稿本標陳氏弟子以先生為第一然先生固安定高弟也

葉縣尉吳先生道

吳道字真常浦城人也學于古靈從之至河陽古靈嘉其志節

謂能修身台生不為事物之惑使為河陽學舍都講遂遊太學梓材謹案歐陽公為先生墓誌云徙知福州後知泉州往時閱人多好學而專用詞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列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者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較史傳更為分明

張公諤者閩人也其在古靈門下見知與吳道等河陽都講其

官參史傳

忠惠蔡先生襄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舉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文正仲淹以言事去國余忠襄靖論救之尹師魯請與同貶歐陽文忠移書高司諫若訥三人皆坐遣先生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爭相傳寫契丹使買以歸張于幽州館後仁宗更用輔相親擢忠襄文忠及王懿敏素為諫官先生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之知諫院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蓋任職論事無所回撓歷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公闢陳季甫陳述古鄭闕中以行義著先生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召為翰林三司使旋乞為杭拜端明殿學士以往卒年五十六贈吏

蕭維

古靈參李宏未行宏巽中允三舍人不行而章衡言之見元姓

梓材謹案謝山稿本標陳氏弟子以先生為第一然先生固安定高弟也

葉縣尉吳先生道

吳道字真常浦城人也學于古靈從之至河陽古靈嘉其志節謂能修身治性不為事物之惑使為河陽學舍都講遂遊太學以進士為葉縣尉古靈嘗薦之韓忠獻公謂能知無不為剛直不撓可任以難事

張先生公諤

張公諤者閩人也其在古靈門下見知與吳道等河陽都講其

一為公諤而道副之

待制章先生衡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登進士第一歷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出知汝州潁州還判太常寺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以為文武兼備待之異他使歸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未幾知通州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元祐中加集賢學士

從黃氏補本錄

附錄

古靈參李定未行定擢中允三舍人不行而章衡行之見元城

語錄

龍圖傅先生楫

傅楫字元通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莘老又從古靈學第進士歷官太學博士丞四年以福清薦為太常博士進侍講翊善後以鄒道鄉浩得罪被貶徽宗即位歷監察御史中書舍人在朝歲餘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以龍圖閣待制知博州卒

州判陳先生貽範

陳貽範字伯模臨海人治平四年進士嘗遊胡安定之師門又師事陳古靈而與羅提刑道為友歷宗正丞通判處州民懷其德有道不拾遺劍月照處州城之謠所著有慶善集參台州府志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干題通變錄十六卷見宋史藝文志又崇安定學案羅亦城傳云後與徐中行陳貽範友善得聞安定之教知先生亦安定弟子也

一為公諤而道副之
待制章先生衡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登進士第一歷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出知汝州潁州還判太常寺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以為文武兼備待之異他使歸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未幾知通州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元祐中加集賢學士

從黃氏補本錄

附錄

古靈參李定未行定擢中允三舍人不行而章衡行之見元城

語錄

龍圖傅先生楫

傅楫字元通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莘老又從古靈學第進士歷官太學博士丞福清薦為太常博士進侍講翊善後以鄒道鄉浩得罪被貶徽宗即位歷監察御史中書舍人在朝歲餘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以龍圖閣待制知博州卒

同上

陳先生貽範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干題適變錄十六卷見宋史藝文志

處州判陳先生貽範

陳貽範字伯模臨海人治平四年進士通判處州參臨海志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干題適變錄十六卷見宋史藝文志又崇安定學案羅亦城傳云後與徐中行陳貽範友善得聞安定之教知先生亦安定弟子也

一爲公諤而道副之
待制章先生衡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登進士第一歷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出知汝州潁州還判太常寺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以爲文武兼備待之異他使歸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未幾知通州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元祐中加集賢學士

從黃氏補本錄

附錄

古靈參李定未行定擢中允三舍人不行而章衡行之見元城語錄

龍圖傅先生楫

傅楫字元通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莘老又從古靈學第進士歷官太學博士丞福清薦爲太常博士進侍講翊善後以鄒道鄉浩得罪被貶徽宗卽位歷監察御史中書舍人在朝歲餘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言以龍圖閣待制知博州卒

陳先生貽範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干題適變錄十六卷見宋史藝文志

隱君管臥雲先生師復

管師復者龍泉人也古靈講學仙居先生與其弟師常不告父母奔走而來閉門官舍中惡衣粗食聞古善言善行必欲力行而進之每與人言及其親之老則涕泗滂沱不能收友愛其弟

爲人仁勇且直好古而義朋友有暴戾弗革者先生能屈之或至泣下古靈因使爲仙居都講聚諸子使教之諸生畏先生之糾彈莫敢犯矩度者古靈北官先生復從學安定其名日盛然無仕進意神宗以大臣之薦召至問曰聞卿工詩所得如何對曰滿隴白雲耕不破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官之不受學者稱爲臥雲先生所著有白雲集

助教管先生師常

管師常者師復弟也履行正固精經術師復學于古靈而歸仙居之弟子失其齋長古靈使先生司之容止莊謹雖退食不脫冠帶橫經夜坐如對古人終歲如一日古靈喜曰生不屑屑于糾彈而修身自律以勸人其更峻也已而從學安定益留心民事適于時用以薦爲太學正古靈管太學嘗薦爲助教其後爲江寧府監利縣事古靈又嘗薦之韓忠獻公云先生深于大易春秋之旨惜其書無傳者

陳先生砥

陳砥不知其何所人也古靈仙居學中高弟嘗與管氏兄弟並稱

隱居呂先生逢時

附門人錢景臻

呂逢時字原道仙居人也古靈爲令首執弟子禮仙居人知學者自此始入太學與鄭獬友駙馬都尉錢景臻師之欲奏以官固辭不受羅適以孝廉舉不就隱居白巖山終身

長泰令黃先生穎

附子公坦

黃穎字仲實莆田人也元祐中以經明行修薦不赴孫莘老爲中丞薦之知長泰縣好講學每晨治公事卽入學與諸生說經抵暮而歸一如古靈之在浦城諸邑也職田所入穀可餘三百石盡以給耕民兼權龍溪縣其興學如長泰病卒兩縣之民爭致賻子公坦皆謝還之論者以爲每世士官通直卽見福建

雲濠謹案先生子公坦宣和六年進士官通直卽見福建通志

劉淮夫字長源閩縣人彝之子也長源于古靈爲甥少從學孝于親元豐中爲台州判累被薦更歷一考卽可改官以父被召赴闕不忍離遂不待任滿乞隨侍去父卒監江寧府酒務念母年幾九十思歸陽羨雖甚貧不復顧祿卽乞以朝散郎致仕雲濠案安定學案執中附子長源傳作累官朝散大夫太守以下再三留之皆不可得母卒

無屋可居無田可食而守之甚固未嘗一豪有求于人東南薦紳先生皆稱爲孝子淮夫先生輒皇恐曰此乃人子之常然無足道也鄒忠公薦之終不起

周氏門人

教授劉先生康夫

劉康夫字公南閩縣人也彝之從子少從學于周氏熙寧中五路置學官以薦主番禺教常進志述二十七篇其文皆羽翼六經之言也元祐中特奏名未倡名卒鄭監門俠志其墓

奉議潘先生鯁

潘鯁字昌言齊安人從周氏學元豐進士授蘄水縣尉遷和州防禦推官知江州瑞昌縣遷吉州軍事推官以奉議郎致仕張

黃穎字仲實莆田人也元祐中以經明行修薦不赴孫莘老爲中丞薦之知長泰縣好講學每晨治公事卽入學與諸生說經抵暮而歸一如古靈之在浦城諸邑也職田所入穀可餘三百石盡以給耕民兼權龍溪縣其興學如長泰病卒兩縣之民爭致賻子公坦皆謝還之論者以爲再世不媿師門

朝散劉先生淮夫

劉淮夫字長源閩縣人彝之子也光生長源于古靈爲甥少從學孝于親元豐中爲台州判累被薦更歷一考卽可改官以父被召赴闕不忍離遂不待任滿乞隨侍去父卒監江寧府酒務念母年幾九十思歸陽羨雖甚貧不復顧祿卽乞以朝散郎致仕雲案安定學案執中附子長源傳作累官朝散大夫太守以下再三留之皆不可得母卒

無屋可居無田可食而守之甚固未嘗一豪有求于人東南薦紳先生皆稱爲孝子淮夫先生輒皇恐曰此乃人子之常然無足道也鄒忠公薦之終不起

周氏門人

教授劉先生康夫

劉康夫字公南閩縣人也彝之從子少從學于周氏熙寧中五路置學官以薦主番禺教常進志述二十七篇其文皆羽翼六經之言也元祐中特奏名未倡名卒鄭監門俠志其墓

奉議潘先生鯁

潘鯁字昌言齊安人從周氏學元豐進士授蘄水縣尉遷和州防禦推官知江州瑞昌縣遷吉州軍事推官以奉議郎致仕張

宋志其墓曰齊安有君子曰潘昌言其學也正其言也文其居家篤于孝弟其爲吏惠下愛民君子哉著有春秋斷義十二卷講義十五卷易要義三卷

曾伉周公闕門人也熙寧二年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先生及

程伯淳顥劉執中彝盧仲甫秉謝卿材侯叔獻王汝翼王廣廉

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參通鑑

漳浦令傅先生希龍

傅希龍者仙遊人也楫之從子官漳浦令以不附二蔡入邪等

楫曰不負吾學

管氏門人

隱君林塘奧先生石

林石字介夫瑞安人少有志操初習進士聲律既而曰古人之學不如是遂刻意諸經聞括蒼管師常明春秋往從受之遭父喪廬墓三年不茹草木之滋臨川王氏三經行先生獨不趨新學以春秋教授鄉里既而春秋爲時所禁乃絕意仕進築室躬耕作諼草堂以養母或勸以仕不答講論古今必先實行而後文藝曰本之不立末于何有邑官初至率來謁執弟子禮母卒年九十餘白首終喪如父時人以為難建中靖國年無疾而逝周行已爲沈子正墓銘云河南程正叔京兆呂與叔括蒼龔深之與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唯是書成弗以示人故世無傳焉學者稱塘奧先生

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塘奧集三游集

梓材謹案管臥雲附弟傳并及門林塘奧傳黃氏原本在安定學案後謝山特立古靈學案且爲二管各立一傳故

未志其墓曰齊安有君子曰潘昌言其學也正其言也文其居家篤于孝弟其爲吏惠下愛民君子哉著有春秋斷義十二卷講義十五卷易要義三卷

曾先生伉

梓材謹案先生事畧見于周先生傳中

傅氏家學

古靈再傳

漳浦令傅先生希龍

傅希龍者仙遊人也楫之從子官漳浦令以不附二蔡入邪等

楫曰不負吾學

管氏門人

隱君林塘奧先生石

林石字介夫瑞安人少有志操初習進士聲律既而曰古人之學不如是遂刻意諸經聞括蒼管師常明春秋往從受之遭父喪廬墓三年不茹草木之滋臨川王氏三經行先生獨不趨新學以春秋教授鄉里既而春秋爲時所禁乃絕意仕進築室躬耕作諼草堂以養母或勸以仕不答講論古今必先實行而後文藝曰本之不立末于何有邑官初至率來謁執弟子禮母卒年九十餘白首終喪如父時人以為難建中靖國年無疾而逝周行已爲沈子正墓銘云河南程正叔京兆呂與叔括蒼龔深之與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唯是書成弗以示人故世無傳焉學者稱塘奧先生

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塘奧集三游集

梓材謹案管臥雲附弟傳并及門林塘奧傳黃氏原本在安定學案後謝山特立古靈學案且爲二管各立一傳故

于安定卷剛臥雲原傳
而移著林氏傳于是卷

林氏門人 古靈三傳

沈石經先生躬行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終

士劉諸儒學案表

士建中

趙狩 別見泰山學案

私李縕 別見泰山學案

劉顏

子庠

附師高升
並泰山同調

曹起 附見泰山學案

張洞 別見泰山學案

王開祖

丁昌期

子寬夫

子廉夫

子志夫

吳師仁

弟師禮

于安定卷刪臥雲原傳
而移著林氏傳于是卷

林氏門人 古靈三傳

沈石經先生躬行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終

士劉諸儒學案表

士建中

趙狩

別見泰山學案

私李緝

別見泰山學案

文菲曾夫主傳

劉望

曹起

附見泰山學案

以上二子泰山同調

張洞

別見泰山學案

王開祖

丁昌期

子寬夫

子廉夫

子志夫

吳師仁

弟師禮

楊適

杜醇

王致

王說見下鄞江家學

從子說——從孫珩——從曾勳——從元正己

從子該——從孫瓘

周師厚

子鈞見上樓氏門人

子銖

史簡

子詔見上樓氏門人

豐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袁穀

見下樓氏門人

汪洙

子思溫——孫大猷別見龜山學案

姚孝

俞倬

陳攄

子常

元孫鑰別見

邱劉諸儒學案

樓郁

以上數子安定同調

豐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袁穀

子灼

元孫燮別

絜齋學案

羅適

別見安定學案

周鏐

楊適

王說見下鄞江家學

杜醇

王致

從子說——從孫珩——從曾勳——從元正己

從子該——從孫瓘

周師厚

子錡見上樓氏門人

子銖

史簡

子詔見上樓氏門人

豐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袁穀

見下樓氏門人

汪洙

子思溫——孫大猷別見龜山學案

姚孝

樓郁

以上數子安定同調

史簡
子常

子詔見上樓氏門人

元孫鑰別見
邱劉諸儒學案

豐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袁穀

子灼

元孫燮別為
絮齋學案

羅適

別見安定學案

周鏐

史詔

孫浩 別見橫浦學案

曾孫 彌忠

越公史八行先生詔 見工樓院門人

曾孫 彌林

並見慈湖學案

舒亶

章望之

黃晞

以上三子古靈同調

侯可

申顏

孫仲良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以上三子關學之先

宇文之邵

蜀學之先

宋元學案卷六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重刊

士劉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慶歷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望夾
 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揚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經行
 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閩中又
 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中之申侯二子實開
 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實開范正獻公之先筆路藍縷
 用啟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述士劉諸儒學案

梓材案是卷學

宋元學案卷六

宋元學案卷六

四明全祖望補定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

鄞 王梓材同校

士劉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慶歷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望夾
 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揚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經行
 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閩中又
 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中之申侯二子實開
 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實開范正獻公之先筆路藍縷
 用啟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述士劉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學

案亦謝山所特立盧氏所藏序錄原底古靈一輩句下有江楚則有李觀句因入盱江于此又案序錄吳存仁當作師

泰山同調

評事士先生建中

士建中字熙道鄆州人也

雲濠案謝山劄記云大名府魏縣人也

孫泰山講學先

生同時而起泰山之所推重者先生為第一而石徂徠其次也泰山贈徂徠詩曰攘臂欲搗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譌又嘗薦之范文正公而徂徠高視一切其所服膺自泰山外惟先生其集中與蔡副樞書薦之尤力先生所著述如道論以言帝王之道原福以究禍福之本原鬼以明鬼神之理隨時解以著守正背邪遺近趨遠之說皆醇儒之言也其後以進士授評事宰魏

不知其官爵所止

雲濠案劄記云校書郎

先生嘗以泰山五十未娶謀為

之買田宅以置室其古道可想至于箴規徂徠謂其未抵中道尤切當其弊是真伊洛以前躬行君子而世無傳者祖望葺學案聊為之補傳使不至泯泯焉

祖望謹案先生嘗以泰山五十未娶謀為之買田宅以置

室其古道可想至于箴規徂徠謂其未抵中道尤切當其

弊是真伊洛以前躬行君子而世無傳者祖望葺學案聊

為之補傳使不至泯泯焉

任城簿劉先生顏 附師高升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也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侍御弁
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事免久之授徐州
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為輔弼名對馮元劉
筠錢易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
人李文定迪知兗州青州皆辟為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
言復數十篇石徂徠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 參史傳

安定同調

進士王儒志先生開祖

王開祖字景山永嘉人也學者稱為儒志先生皇祐進士不仕
杜門著書從學常數百人復以薦召試賢良方正未赴而卒先
生見道最早所著有儒志編言復者性之宅无咎者性之原又

言學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又曰使孔子用于當時則六經之道反不如今之著又言由孔孟子以來道學不明今將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開皇極之門吾畏天者也豈得已哉其言如此是時伊洛未出安定泰山徂徠古靈諸公甫起而先生之言實遙與相應永嘉後來問學之盛蓋始基之惜其得年僅三十有二未見其止爲可惜也

儒志編

形容不欺芻木幽晦不欺鬼神言而不欺童昏動而不欺愚懵凝目于鼻游心于帶是制心者也非治心者也坐則見其存于室行則見其立于輿是治心者也非養心者也中夜息于幽室之中吾心之清明者還矣孝弟忠信生平此時

舜與周公坐以待旦急吾行而不忘也

心動則氣窒心外慮則氣昏耗

情本于性則正離于性則邪

君子之道始于復成于泰極于夬小人之道始于姤成于否極于剝

君子之德莫不原于誠誠則物之來也如鑑

君子有天下之私小人有一身之公

膠柱不能求五音之和方輪不能致千里之遠拘庸庸之論者無通變之畧持規規之見者無過人之功

燭秉之者莫若隨之者見之明矣亦爲之者不若睹之者之詳也人之智長于人短于己求人_之是非易求己_之是非難李翱

曰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必明已私而他人公也
言不行則言隱知不行則知隱

道之充者須時以用之物之穉者須澤以養之須時者養人須
澤者養于人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丁經行先生昌期

附子寬夫廉夫志夫

丁昌期者永嘉人也學者稱爲經行先生永嘉師道之立始于
儒志先生王氏繼之者爲塘奧先生林氏安定古靈之再傳也
而先生參之其家世以篤行稱至先生尤明經術嘗築醉經堂
以講學三子寬夫鄉貢進士廉夫舉八行志夫進士兄弟好古
清修自相師友各以所得質于其父不爲苟同曰此理天下所
共不可爲家庭有阿私也尤斥去浮屠之說喪祭無不本古禮

云

宮教吳先生師仁

附弟師禮

吳師仁字坦求杭州錢塘人陳古靈爲郡守以遺逸薦于朝元
祐初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後充吳王宮教授卒先生履行醇正
器識高遠嘗肄業太學名聞縉紳應舉不第退居田里甘貧守
道每授學者以誠明義理之學而不爲異端之說士習爲之嚮
風弟師禮字安仲以上舍賜第歷官右司員外郎工翰墨徽宗
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
對終直秘閣知宿州其游太學時先生爲正守春秋學他學官
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安仲悉以先生之說對學官鳴鼓坐
堂上眾質之安仲引據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

後遂定交

參史傳兩浙名賢錄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序錄彙底及刊本竝作杭之吳存仁偏閱簡策古靈時杭之鄉先生止有名師仁者存仁之存

當由

筆誤

楊大隱先生適

楊適字安道慈溪人隱居大隱山爲人醇厚介特議論辨博平正人有善則稱之不善如未之聞爲學要行乎已惟恐爲人所知毀譽榮辱不以動其心人莫得而親疏蓋自比仲元叔度之流鄉人嚴憚之相語不以名氏而尊之曰大隱先生衣食纔自給非義之餽一介不取躬耕養親族之貧者分賑之鄰盜其稼人告之先生愀然曰彼窮厄而求其生爾勿治也盜聞之慚悔其後無敢侮者善言治道究歷代治亂之原孫威敏公沔自諫

官出案浙東西刑獄欲見先生先生不肯見先生之越時范文正公守越聞之就見焉與致府中澹焉無求公益賢之先生治經不守章句黜浮屠老子之說歌詩卓越超邁容儀甚偉衣冠儼如始友錢塘林逋後與同郡王致杜醇結交後進莫不師之退處四十年德行益高名聞京師仁宗詔求遺逸太守鮑柯以名聞賜以粟帛太守錢公輔又薦之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州遣從事致詔書袍笏輿從迎之先生辭不受遁去壽七十有六遺令篆石壙前曰宋隱人之墓熙寧二年滎陽張岫爲文表之

參文獻集

杜石臺先生醇

杜醇者越之隱君子也居慈溪學以爲己隱約不求人知孝友

稱于鄉里耕桑釣牧以養其親經明行修學者以爲模楷慶歷
中鄞始建學縣令王文公安石請先生爲之師其書曰天之有
斯道固將公之我先得之而不推餘于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
且有所不忍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安石與有聞焉先生引
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辭再書強起之曰孟子謂好爲人師者謂
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柳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母爲
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烏乎師哉先生始就焉慈溪令林肇
立學又起先生爲師亦固辭王文公作師曰說以勉之二邑文風
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談詩書不倦爲詩質而清當時謂學行宜
爲人師者也文獻集

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曰夷攷五先生皆隱約草廬不

求聞達而一時牧守來浙者如范文正公孫威敏公皆握
衣請見惟恐失之最親近者則王文公乃若陳賈二相非
能推賢下士者也而亦知以五先生爲重文公新法之行
大隱石臺鄞江已逝西湖桃源尚存而不肯一出以就功
名之會年望彌高陶成倍廣數十年以後吾鄉遂稱鄒魯
邛樊緼褐化爲紳纓其功爲何如哉

卷五
王鄞江先生致

王致勤字君一與同郡楊杜二先生爲友俱以道義化鄉里諸生子

弟師尊之稱三人皆爲先生嘗與牧守言政事王文公安石復
書曰無事于職而愛民之心乃至于此可以爲仁矣年七十樂
道安貧妻收遺秉子拾墮樵浩然無悶鄉人莫不高其行參文

謝山辨鄞江墓誌曰鄞江先生極為荆公所重其墓誌係荆公作然不載于集中惟舊志引其語曰四明立言之士自先生始而已至聞藥泉作鄞縣志始盡錄其全文予疑其冗蔓不類荆公文體及觀其所記門下弟子自豐稷袁穀周師厚諸人外又稱游學者有張機張邵張郊張祁攷郊祁皆邵之弟邵係徽宗宣和三年進士建炎初假禮部使金補其弟祁為明州觀察推官遂家焉邵于紹興十三年歸自金二十五年卒于廣德而鄞江先生卒于至和二年邵兄弟能游學其門最少亦不下弱冠而自至和以及宣和凡六十七年始登第又八年始使金留十四年乃歸

又十二年始卒抑何其長年也以豐尚書之輩行相去幾三世而謂其同門不亦謬乎或曰桃源先生為鄞江之猶子邵兄弟或嘗經受業而誤以為鄞江此于時伐尚不甚遠然即如此說而誌文之出于依託可知也

梓材謹案鄞江墓誌云上聞其德行召拜校書郎命至則先生不起謝山以此誌為依託荆公之作惟荆公文集中有先詩作悼王處士司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更蕭條故第以處士標之

為鄉人所尊處窮約屢空自樂慶歷中詔郡縣立學延致鄉里有文學行義者為之師先生掌教縣庠者數年又教授郡學前後三十餘年學行篤美信于士友一時英俊皆在席下門人之知名者清敏豐公稷光祿袁公穀天台羅公適也登進士第調廬江主簿自以祿不及親絕仕進意以大理評事終于家有遺

謝山辨鄞江墓誌曰鄞江先生極爲荆公所重其墓誌係荆公作然不載于集中惟舊志引其語曰四明立言之士自先生始而已至聞蘂泉作鄞縣志始盡錄其全文予疑其冗蔓不類荆公文體及觀其所記門下弟子自豐稷袁穀周師厚諸人外又稱游學者有張機張邵張郊張祁攷郊祁皆邵之弟邵係徽宗宣和三年進士建炎初假禮部使金補其弟祁爲明州觀察推官遂家焉邵于紹興十三年歸自金二十五年卒于廣德而鄞江先生卒于至和二年邵兄弟能游學其門最少亦不下弱冠而自至和以及宣和凡六十七年始登第又八年始使金留十四年乃歸又十二年始卒抑何其長年也以豐尚書之輩行相去幾三世而謂其同門不亦謬乎或曰桃源先生爲鄞江之猶子邵兄弟或嘗經受業而誤以爲鄞江此于時伐尚不甚遠然卽如此說而誌文之出于依託可知也

正義樓西湖先生郁

樓郁字子文自奉化徙鄞卜居城南志操高厲學以窮理爲先爲鄉人所尊處窮約屢空自樂慶歷中詔郡縣立學延致鄉里有文學行義者爲之師先生掌教縣庠者數年又教授郡學前後三十餘年學行篤美信于士友一時英俊皆在席下門人之知名者清敏豐公稷光祿袁公穀天台羅公適也登進士第調廬江主簿自以祿不及親絕仕進意以大理評事終于家有遺

樓郁字子文自奉化徙鄞卜居城南志操高厲學以窮理爲先爲鄉人所尊處窮約屢空自樂慶歷中詔郡縣立學延致鄉里有文學行義者爲之師先生掌教縣庠者數年又教授郡學前後三十餘年學行篤美信于士友一時英俊皆在席下門人之知名者清敏豐公稷光祿袁公穀天台羅公適也登進士第調廬江主簿自以祿不及親絕仕進意以大理評事終于家有遺

集三十卷贈正議大夫子孫皆踵世科五世孫鑰德行文章為時名臣仕至參知政事

文獻集

謝山五先生書院記曰五先生之著述不傳于今故其微言亦闕雖然排奸詆奄讜論廩廩豐清敏之勁節也急流勇退藁月蘋風周鉅青之孤標也再世蘭芽陔南弗替史冀公父子之純孝也嬰兒樂育以姓為字陳將樂俞順昌之深仁也殺虎之威同于驅鱷姚夔州之異政也于公治獄民自不冤袁光祿之神明也一編麟經以紹絕學汪正奉之豐瀆也金橘不知蕭然詩葉望春先生之清貧也卽以有負門牆如舒信道者其人不足稱而文辭終屬甬上名筆則五先生之淵源可知矣

王氏家學

銀青王桃源先生說

附子珩

王說字應求鄞人王先生鄞江之從子也受學鄞江與弟該皆著名教授鄉里三十餘年熙寧中以特恩補州長史無田以食無麻桑以衣怡然自得子孫世其學子珩字彥楚大觀三年進士官宗正少卿

文獻集

雲濠謹案宋景濂守齋類藁序云昔在宋時桃源王應求亦鄞人同季父致招樓郁楊適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為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立言他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疏詩文二百十一篇薦者列其事召為明州長史應求辭及其既沒勅建桃源書院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紫金魚袋梓材謹案謝山宋神宗桃源書院御筆記云五先生之倡之賜固與數也又案王一辰甬上三補者舊詩于先生傳云師仲父鄞江先生及楊先生適友杜先生醇樓先生有是先生又為大隱門人

集三十卷贈正議大夫子孫皆踵世科五世孫鑰德行文章爲時名臣仕至參知政事

文獻集

謝山五先生書院記曰五先生之著述不傳于今故其微言亦闕雖然排奸詆奄讜論廩廩豐清敏之勁節也急流勇退藁月蘋風周鉅青之孤標也再世蘭芽陔南弗替史冀公父子之純孝也嬰兒樂育以姓爲字陳將樂俞順昌之深仁也殺虎之威同于驅鱷姚夔州之異政也于公治獄民自不冤袁光祿之神明也一編麟經以紹絕學汪正奉之豐瀆也金橘不知蕭然詩葉望春先生之清貧也卽以有負門牆如舒信道者其人不足稱而文辭終屬甬上名筆則五先生之淵源可知矣

王氏家學

銀青王桃源先生說

附子珩

王說字應求鄞人王先生鄞江之從子也受學鄞江與弟該皆著名教授鄉里三十餘年熙寧中以特恩補州長史無田以食無麻桑以衣怡然自得子孫世其學子珩字彥楚大觀三年進

士官宗正少卿

文獻集

雲濠謹案宋景濂守齋類藁序云昔在宋時桃源王應求亦鄞人同季父致招樓郁楊適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爲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立言他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疏詩文二百十一篇薦者列其事召爲明州長史應求辭及其旣沒勅建桃源書院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紫金魚袋梓材謹案謝山宋神宗桃源書院御筆記云五先生之倡道其三皆以布衣終身卽仕者亦不達而先生獨邀宸奎之賜固異數也又紫異數也

鄧城令王望春先生該 附子瓘

王該字蘊之桃源先生之弟學者稱為望春先生登慶歷六年進士王荆公宰鄆時與之友善以詩章相唱酬與兄齊聲仕不偶官舍旁有嘉木葉長可尺許每得一詩取葉書之既歿歸橐蕭然惟脫葉甚富子瓘字元圭元豐進士喜藏書以文稱 參寶慶志

提舉王先生勳 附子正已

王勳字上達桃源先生之孫也政和八年進士提舉廣南市舶一錢之利皆歸有司家人不識舶貨之名及卒賈胡率錢二萬緡為贖子正已卻之曰吾父以廉直聞雖貧猶能負喪以歸不媿廉叔度也清白之傳實桃源家訓正已終太府卿 文獻集

王氏門人

運判周先生師厚

周師厚字敦夫鄆人從王鄆江游皇祐五年進士仕至朝散郎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時役法方行先生言四方風俗不同復有勞逸輕重不宜槩賦朝議是之章惇聞溪峒蠻擾辰沅二州議輸常平粟以備邊先生持不可曰溪獠靜擾無常常平歲入有程當使邊卒廣屯田為便從其議 參延祐志

蕪公史先生簡

史簡鄆人以後貴封蕪國公為鄆江先生高弟事母孝最開越公之先或謂其作吏用杖者謬越公為西湖先生高弟再世與豐清敏同門 參鮎埼亭集外編自注

王氏門人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朝奉袁公濟先生穀

詳下樓氏門人

正奉汪先生洙

附子思溫

汪洙字德溫鄞人父元吉為縣從事為范文正公所知王荆公

宰鄞以廉平吏薦于轉運使孫威敏沔先生以春秋教授於鄉

鄉人稱之為汪先生子思溫以上舍為雄州教授調餘姚令築

堤浚湖民信愛之欽宗以諸王就傅擇除贊讀

參縣志

梓材謹案謝山五先生書院記自注云汪正奉春秋實與孫明復齊名各齋稱其豐濬不施而近志妄謂其官閣學

運判周先生師厚

周師厚字敦夫鄞縣人從鄞江游皇祐五年進士仕至朝散郎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時役法方行先生言四方風俗不同復有勞逸輕重不宜槩賦朝議是之章惇聞溪峒蠻擾辰沅二州議輸常平粟以備邊先生持不可曰溪獠靜擾無常常平歲入有程當使邊卒廣屯田爲便從其議

參延祐志

知夔州姚先生孳

姚孳字舜徒以字行慈溪人幼開爽穎悟學如夙植熙寧九年進士爲桃源宰訊民疾苦而振雪之郡將怙威凌僚吏屬邑患苦先生毅然爭論郡將爲之少戢鄰郡有訴不平必兩于部使者願付先生決之捐貲修孔子廟督課諸士翕然向方鄉有虎先生以文禱諸社越三日虎仆祠旁奏績爲天下第一除提舉成都府路常平等事陞辭神宗諭以卿任桃源有愛民之心先

生退謁丞相論蜀道利疚乞以義倉之儲置吏立法收養鰥寡老幼死給衣裳官爲殮葬歲薦饑閒有遺兒請顧媪乳之丞相爲奏行焉丁艱未赴服除改湖南神宗復諭以居養安濟漏澤爲朕施實德于民卿向有言故復命卿後由江東副曹除直龍圖閣知夔州興學勸農有古循吏風卒之日夔民罷市聚哭計聞桃源民乃卽先生祠爭出貲薦奠焉

參府志

順昌令俞先生偉

俞偉字仲寬鄞人元祐初宰南劍之順昌閩人生子多者皆不舉建劍尤甚先生作戒殺子文召父老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使歸勸鄉人活者以千計生子多以俞爲字朝廷爲立法行一路先生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于郊部使者聞于

朝降詔獎諭進秩再任且去出粟以賑其孱臥而病者參延祐志

將樂令陳先生攄

陳攄字君益鄞人紹聖閒宰南劍之將樂敦崇學校獎進士類

政尚愷悌先是邑民家舉一子富室不過二子餘悉棄之攄至

論以天性申以令甲犯者窮治自茲民無不舉子男陳其名女

陳其氏後卒于官邑人思慕祠而祀之遇旱禱雨輒應鄰境淫

雨亢陽乞靈祠下咸遂所祈部使者以其有功于民乃請于朝

錫廟額曰旌福參寶慶志

冀公史先生簡

梓材謹案五先生書院記謝山自注云史冀公為鄞江先生高弟事母最孝最開越公之先或謂其作吏用杖者謬

越公為西湖先生高弟再世與豐清敏公同門

樓氏家學

樓先生常

樓常正議子治平進士知興化軍參鄞縣志

樓氏門人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朝奉袁公濟先生穀附子灼

袁穀字容直一字公濟舉進士一試于開封兩試于鄉皆第一

嘉祐六年進士博貫羣書擅名詞藻歷知邵武軍通判杭州其

為開封舉首也蘇文忠實為之亞及貳郡而文忠為守相得益

驩唱酬篇什甚富移知處州終朝奉大夫子灼字子烈元祐進

士爲光祿丞軍器少監出知婺州有武臣曹宗者時相蔡京媼
黨爲害鄉曲子烈械之獄死焉坐是貶秩起知隨州宣和末召
爲倉部郎面對力勸帝清心省事安不忘危言甚切直黜知泗
州終朝議大夫 參寶慶志

提刑羅赤城先生適

別見安定學案

銀青周鄞江先生鏐

附弟銖

周鏐字廉彥鄞人元豐二年進士初仕爲桐城尉慨然曰學優
則仕吾昔所治科舉耳遂益究治六籍諸子百氏之說悉著論
其本旨當官桐城辭不赴乃遊潁昌訪其舅范忠宣純仁過洛
見文潞公司馬溫公咸器重之在京師上書言徐禧永樂之失
國子祭酒豐相之給事中范淳夫交薦之後知南雄以言邊事

忤時相入黨籍卽退休于家弟銖崇寧二年進士兄弟偕隱鄉

人慕之

參延祐志

謝山書鄉先生宋中大夫家傳後曰大夫預名元祐黨人
之一大夫之舅氏范丞相忠宣公純仁右丞純禮待制純
粹及大夫初娶婦翁胡右丞宗愈再娶婦翁王學士覲中
表兄弟范開封正平九族之中登錮籍者七人又讀陳忠
肅公瓘與兄書云章氏議卻不成農師極倦倦亦不敢就
自致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
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
事舉家好善故就之戶曹卽大夫也嗟乎卽忠肅之書可
以見大夫一門之賢而其得力于范文正公胡文恭公之

典型者亦豈少哉文正堦爲賈東明蕃以不附新法忤荆公而忠宣之出司馬侍郎忠潔公樸溫公羣從握節死于金者也大夫胡氏之私則僚壻鄧考功忠臣亦在黨禁可謂同岑之盛矣

越公八行史先生詔

史詔字升之鄞人父冀公簡母葉氏夫人遺腹子也頎秀豐下少有立志嘗與豐清敏舒中丞受業于鄉先生樓郁以孝行聞遇大比輒引避嘗曰無母氏之節已無史氏矣誓終身母子不相離或曰所薦所以榮母也先生曰朝廷設科思得其用敢竊爲已榮耶設與計偕則初志爽矣况亡親欺君士君子所不爲也大觀二年詔舉八行鄉人以先生應命遂與母避于縣東大

田山郡守迹所往迫使就道誓不起鄉人稱爲八行先生參府寧波志

中丞舒嬾堂宣

舒宣字信道鄞人號嬾堂官至中丞為樓正議高弟本屬正學特以附麗荆公遂為呂蔡一流力與東坡為難良可惜也

周氏家學鄞江再傳

銀青周鄞江先生鈔西湖樓氏門人

進士周先生銖

周銖師厚次子鄞江鈔之弟崇寧二年進士兄弟偕隱鄉人慕之參延祐志四明志

史氏家學

侯氏家學

侯荆門先生仲良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汪氏家學 鄞江三傳

莊靖汪適齋先生大猷 別見龜山學案

八行家學

忠定史真隱先生浩 別見橫浦學案

文靖史自齋先生彌忠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和旨先生彌林 並見慈湖學案

西湖續傳

古靈同調

光祿丞章先生望之 表民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宏放為文辯博長于議論初由伯父郇公蔭為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舉賢良方正郇公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閒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郡守守怒誣以贓貶先生號泣力訴于朝時守方貴顯事久不得直先生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為再劾卒脫兄

寃復官如初先生遂不復仕單恩遷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
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
用之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
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先生喜議論宗孟子言性善排荀
卿揚雄翰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先
生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李盱江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
政皆出于禮先生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
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
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助教黃輦隅先生晞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游自號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爲橫渠學案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別見泰山學案

說書李盱江先生觀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一粹材謹案宋史忠宣傳云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純仁皆與從游知胡孫石李四先生皆文正門下而徂徠盱江輩行較後于安定泰山故列門人云士也

文正公薦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位定制圖嘉祐中用國子監
奏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先生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
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彙皇祐續彙并後

皇祐續彙
皇祐續彙

冤復官如初先生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
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
用之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
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先生喜議論宗孟子言性善排荀
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先
生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李盱江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
政皆出于禮先生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
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
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助教黃聲隅先生晞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游自號

谷穀四穀半南北之堂谷穀三穀半正室八室二穀是言四堂
東西八穀南北十穀堂崇一穀是言堂土非甌室中東西之堂
說書李盱江先生觀

李觀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學者稱爲盱江先生俊辨能文舉
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
文正公薦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位定制圖嘉祐中用國子監
奏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先生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
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彙皇祐續彙并後

集請官其子參魯詔爲郊社齋郎

參史傳

梓材謹案盧氏所藏學案原底于先生門人孫介夫傳標云軒江知謝山嘗立軒江學案檢原底序錄士劉諸儒學案條有江楚則有季觀句從後定稟本又節之蓋以軒江併入高平爾又案忠宣傳安定泰山徂徠軒江皆客文正門先生與徂徠輩行較後以爲文正門人可也

盱江文集

考王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爲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于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

周而通之以爲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止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闔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各爲一門出于堂上門旁夾兩窗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于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

集請官其子參魯詔爲郊社齋郎

參史傳

梓材謹案盧氏所藏學案原底于先生門人孫介夫傳標云盱江知謝山嘗立盱江學案檢原底序錄士劉諸儒學案條有江楚則有李觀句後定柔本又節之案高平學案范忠宣傳安定泰山徂徠盱江皆客文正門則先生固高平門下士也

盱江文集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爲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于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

周而通之以爲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止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闔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各爲一門出于堂上門旁夾兩窗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于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

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于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窗闔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案明堂位八蠻之國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展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皋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

卽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爲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于義四夷之君旣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于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爲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天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于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于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

三位本于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窗是謂八窗四闈稽于白虎通也十二階采于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于明堂位禮記外傳也

明堂定制圖序

大傳曰別子爲祖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又曰繼別爲宗注云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者爲小宗注云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又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云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說

者曰別子謂公子諸侯之庶子也若細別言之則妻之所生爲適妾之所生爲庶若祇據正體言之則妻之長子爲適其次子以下及妾所生通得謂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而庶子不得禰先君故自與其後世子孫爲始祖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亦得謂之別子自與其後世子孫爲始祖也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爲大宗族人尊之雖五世以外皆爲之齊衰三月爲其母妻亦然所謂百世不遷者也其別子之庶子不得禰別子則自使其適子繼已而爲小宗所謂繼禰者爲小宗也繼禰則與親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也其

庶子皆不得繼禰各自使其適子繼已而爲小宗焉是自高祖之後至元孫凡四世就此第四世小宗之三從兄弟而言則其人有小宗四矣宗其繼禰者親兄弟也又與之共宗于繼祖者同堂兄弟也又與之共宗于繼曾祖者再從兄弟也又與之共宗于繼高祖者三從兄弟也然則四宗備矣又與四宗共宗于大宗是爲五宗也其于小宗各以本服服之親兄弟齊衰期也同堂兄弟大功也再從兄弟小功也三從兄弟緦麻也至第五世繼高祖之父者與四從兄弟無服不復爲之宗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若世數尚少則小宗或有二或有一其曰小宗四者蓋極言之耳不必皆然也

五宗圖序

常語

或問伊尹廢太甲有諸曰是何言歟君何可廢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成湯既歿二十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憂固其常也不宮于亳而宮于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傲之之意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十六月而卽吉也則太甲之爲君何嘗一日廢矣哉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厭然周公屏成王而國有流言何也曰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勢管蔡其至親也易以生怨以怨濟疑理固然也敢問太甲不能終允德成王不見金縢之書則伊周柰何曰太甲賢也不得不改成王亦賢也不得不悟太甲成王果不賢邪則湯武不以託伊周伊周亦不受之于湯武

或曰知人蓋未易也周公不知管蔡安知成王曰事有小有大有緩有急監武庚之國其任人也常事也天下之政多矣譬諸日月猶有所不照夫以新造之周而謀嗣焉其用心奚若堯不知四凶可也至于丹朱其有不知者乎

或曰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其人
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
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
如其優劣之云則文王武王劣于帝乙者乎霸諸侯號也霸之
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爲哉道有粹有駁其
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侯而精者亦
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

帝言漢家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由此也人固有父爲士子爲
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
乎父雖爲農不失其爲父也子雖爲士不失其爲子也世俗之
言王霸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也所謂子道
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
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

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乎曰武王
既得天下詩人迹其世世修德始于后稷公劉以至于太王王
季文王故云爾也當商之未喪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
王不得天下則文王之爲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
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也

或問魯用王禮何如曰成王以周公勲勞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禰文王郊后稷皆倣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禮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宐降福既多豈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于眾仲始用諸侯禮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諸曰信也然則孟子何言乎儉于百里也因閔宮頌僖公復周公之宇而曰公車千乘朱英綠滕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崎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不與焉其何儉于百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爾矣諸侯之于天子非若敵國然大國貢半次國三之者乎

一小國四之一諸侯有其地天子食之稅譬之一郡而已矣魯七百里開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或問聖人之道固不容雜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地之中一物邪抑萬物也養人者不一物闕一則病矣聖人之道譬諸朝廷朝廷也者豈一種人哉處之有禮故能一也女子在內男子在外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親者在先疏者在後府史徒胥工賈牧圉各有攸居而不相亂也夫所以謂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則鬪鬪耳終日紛紛而無有定次也夫所以謂之雜也世俗患其雜則拘于一是欲以一物養天下之人也白而不受采則人皆縞素矣何足以觀之哉其歸于諸子而已矣

聖人無高行何謂也曰聖人之行必以禮也禮則無高矣夫其高者出于禮也異于人也故能赫赫之如彼也孔子事親無異稱居喪無異聞立朝無異節何也安禮也出于禮者非聖人也矯世者之爲之也敢問聖人有過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豈無過哉或曰孔子謙也曰仲虺之美成湯改過不吝豈成湯之謙也哉世俗之說者則謂聖人無過顏子不貳猶或爲之辭徒使人君之恥過也而不欲聞之也孔子之爲司寇也不聞其改法度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馬牛者不豫賈必早正以待之也世俗之說者不曰正其身徒囂囂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

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爲極星考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爲磐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爲鬼神生之斂之舍是則無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尚可以爲人乎哉吾于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班班而不知其疲矣終沒吾世而已矣

常語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

宋元學案卷六
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爲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爾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嗚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余隱之曰孟子說列國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義而救民于水火耳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彼五霸者假仁義而行陽尊周室而陰欲以兵強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于鬪戰遂以王者仁義之道詔之使當時之君不行仁義而得天下孟子亦惡之矣豈復勸諸侯爲天子哉

朱子曰李氏罪孟子勸諸侯爲天子正爲不知時措之宜隱之之辯已得之但少發明時措之意又所云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語亦未盡善不若云行仁義而天下歸之乃理勢之必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嗚呼是猶見人之鬪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鬪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柰何

余隱之曰孔子謂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言仲有攘却夷狄之功也至謂其小

器奢僭不知禮言仲之不能圖大致遠也夫奢僭不知禮之人豈得爲仁乎其所以九合諸侯者假仁而行以濟其不仁耳豈會西之所不爲也昔成湯以七十里爲小國之諸侯伊尹相之以王于天下齊以千里之國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專行國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稱之况大賢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爲也管仲急于圖霸著周室以爲之資爾謂桓公管仲之于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

朱子曰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至于語

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爲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鬪之說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鬪而私其財以爲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寢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爾隱之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于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已志非爲管仲發也

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于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無二王削吳楚之葬辟其僭號也諱貿戎之戰言莫敢敵也微孔子則春秋不作微春秋則京師不尊爲人臣子不當如是哉嗚

呼孟子其亦聞之也哉首止之會序會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貴王命也美哉齊桓其深知君臣之禮如此夫使孟子謀之則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爲亡人之不暇孰與諸侯相先後哉

余隱之曰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見諸侯當是時徒擁其虛位爾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說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聖人之知幾也嗚呼知幾其神矣乎苟惟說諸侯使之尊周諸侯不得自肆而強者必生變則是速其滅周也先見之幾豈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齊晉尊周非歟曰齊晉志在

霸業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時又百有餘歲則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爲孔子爲之矣孔子不爲孟子安得爲之乎孔子作春秋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亂臣賊子知所懼孟子以王者仁義之道說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竊篡弑之禍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學者有所未究爾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嘗不欲當時之君尚德而不尚力豈復使諸侯偃然在天子之位哉齊桓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任賢之專固無愧于湯武惜乎桓公無王者量管仲無王佐才徒相與謀託周室以號天下而成霸者之業爾爲君而內亂醜惡爲臣而亡禮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會尊王世子復舉諸侯而不敢與盟洮

之盟序王人于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禮固盡矣其志在于圖霸不得不爾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于經以明君臣之義于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隱之以孟子之故必謂孔子不尊周又似諸公以孔子之故必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措之宜則竝行而不相悖矣

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爲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衛風也非仲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歉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惡焉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余隱之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伐強凌弱眾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賞罰是是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于旣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觀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會者無國無之惟齊之會以尊王室爲辭夫子屢書之攘戎狄而封衛衛人思之作木瓜之詩夫子取之伐楚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復夫子有正而不譎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時無能尊王室故進之爾然以權詐有餘而仁義不足功止于霸此

夫子之徒所以無道之也儼人必于其倫謂使齊桓能有終
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惡過矣

朱子曰春秋序桓續蓋所謂彼善于此論語論桓文之事猶

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使當時無公端木氏西華之問則今之說者必

有優劣之分矣詩錄木瓜卽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

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爲盡可法哉李氏詆孟子而甚畏齊桓

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顛倒如此良由不識聖賢

所傳本心之體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怵于功利之淺爾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耶眾人惡耶眾皆善而紂獨

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

遠數耶紂存則逋逃者曷歸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數耶血流漂

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

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

曰甚哉世人之好異也孔子非吾師乎眾言驩驩千徑百道幸

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其誰不知孟

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斷六經矣嗚

呼信孟子而不信經是猶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余隱之曰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宏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

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爲知言

唐子西嘗曰宏景注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

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于伏尸
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
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止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
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
杵未足爲多豈示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
爲畔經是亦惑矣謂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人宜取信詩
非孔子之刪乎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
則是周無遺民也請以此說爲證

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矣諸侯皆欲自雄苟說之以臣事
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爲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
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其
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
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
室其爲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尚
賴臣子扶救之爾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
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爲好仁
吾知其不仁甚矣

余隱之曰湯居亳小國也伊尹相湯使之伐夏救民桀雖無
道天子也君也湯有道諸侯也臣也伊尹胡不說湯率諸侯
而朝夏乎行李往來至于五就觀時察變蓋已熟矣不得已
爲伐夏之舉致湯于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後世莫有非之者
以能躬行仁義順天應人故也自非伊尹之聖安能任其責

哉文王在豐亦小國也文王之于紂與湯之于桀事體均也其所以異者時焉而已觀其得太公而師事之伐崇遏莒戡黎雖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歷數未歸得以盡其臣節至武王則赫然而有剪商之志又况商紂罪惡貫盈又過于桀而此十亂之賢爲之輔相雖欲率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紂莫可得矣此所以興牧野之師而建王業也孟子之于列國說之以行仁政者不過言治岐之事而已說之使爲湯武者不過以德行仁而已說之以行王道者不過乎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未嘗說之使伐某國誅某人開疆拓土大統天下而爲王也若孟子者真聖人之徒歟識通變之道達時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尋奈何時君咸謂之迂闊于事終

莫能聽納其說仁義之道不獲見于施設以濟斯民所以不免後世紛紛之議嗚呼說其君使爲湯武以爲不仁乃以桓公管仲爲仁乖繆如是安得有道之士與之正曲直哉

朱子曰辯已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此三句當畧與之辯愚謂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由孔子而下下而爲臣固家家可以得而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誅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將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耶其在九官羣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人爲湯武又何不可之有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

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王道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于其閒而學者紛紛疆爲之辭

余隱之曰不談王道樵夫猶能笑之孰謂學而爲士反不知

道乎謂之王道者卽仁義也君行王道者以仁義而安天下也君行霸道者以詐力而服天下也孟子說其君以仁義不猶愈于說其君尚詐力歟且天下不可以詐力得也尚矣得民心斯得天下假仁義而行民心且不可得況能王天下乎仁義之道萬世之所常行天下之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今乃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爲非果何理耶觀其應學者之言皆增損其詞而非議孟子君子無取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魯自文公廢朝享之禮祭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後世見其羊猶能識其禮羊亡禮亦亡矣孟子欲勿毀明堂其意亦猶是也明堂在泰山之下周天子巡狩朝諸侯之所適在齊也非齊之建

立也存之不爲僭亦可以見王政之大端如以爲諸侯不用而毀之則後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將謂後世不可復行矣此孟子所以勸齊勿毀之也而謂孟子勸齊宜居明堂取王位抑何燭理不明而厚誣孟子歟

朱子曰李氏此段之意不謂天子庶人不可竝行王道但謂孟子所論文王與紂之事爲不然爾當辯之曰孟子之時有信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勢與文王不同非謂文王計欲取紂而不能也人人可行王道已辯于前但孟子時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時措之不同又不可執一而論隱之之辯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學者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于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說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說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行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于後世爾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余隱之曰泰伯曰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說耶使其說行害理傷教也大矣余請易之曰無六經則不可而孟子尤不可無無天子則不可而王道尤不可無嘗試言之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六

經所以載帝王之道爲致治之成法固不可無也孟子則闢楊墨距詖行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然後異端以息正道以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業不墜此孟子所以爲尤不可無也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其可無之乎夫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孟子之所說者是也孰謂其可無哉無王道則三綱淪九法斁人倫廢而天理滅矣世之學者稍有識見不爲此言豈好事者假設淫辭記賢者之名以行于世乎學者宜謹思之

朱子曰李氏難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當畧明辯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隱之之辯已得之愚又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日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李氏自以爲悼學者之迷惑而爲是言曾不知己之迷惑也亦甚哉

重刊別見泰山學案

盱江學侶

忠宣范堯夫先生糾仁見上文正家學

高平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崇陽學案

韓氏家學

經所以載帝王之道爲致治之成法固不可無也孟子則闢
楊墨距詖行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然後異端以息正道
以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業不墜此孟子所以爲尤不可
無也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
極其可無之乎夫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孟
子之所說者是也孰謂其可無哉無王道則三綱淪九法斁
人倫廢而天理滅矣世之學者稍有識見不爲此言豈好事
者假設淫辭記賢者之名以行于世乎學者宜謹思之

朱子曰李氏難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
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當畧明辯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
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隱之之辯已得之愚又謂有孟子

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
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
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
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日六經可以無
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李
氏自以爲悼學者之迷惑而爲是言曾不知己之迷惑也亦
甚哉

運判劉長民先生牧

別見泰山學案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見工文正家學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崇陽學案

韓氏家學

治家江服

門下韓先生忠彥

韓忠彥字師樸安陽人獻長子徽宗時以吏部尚書拜門下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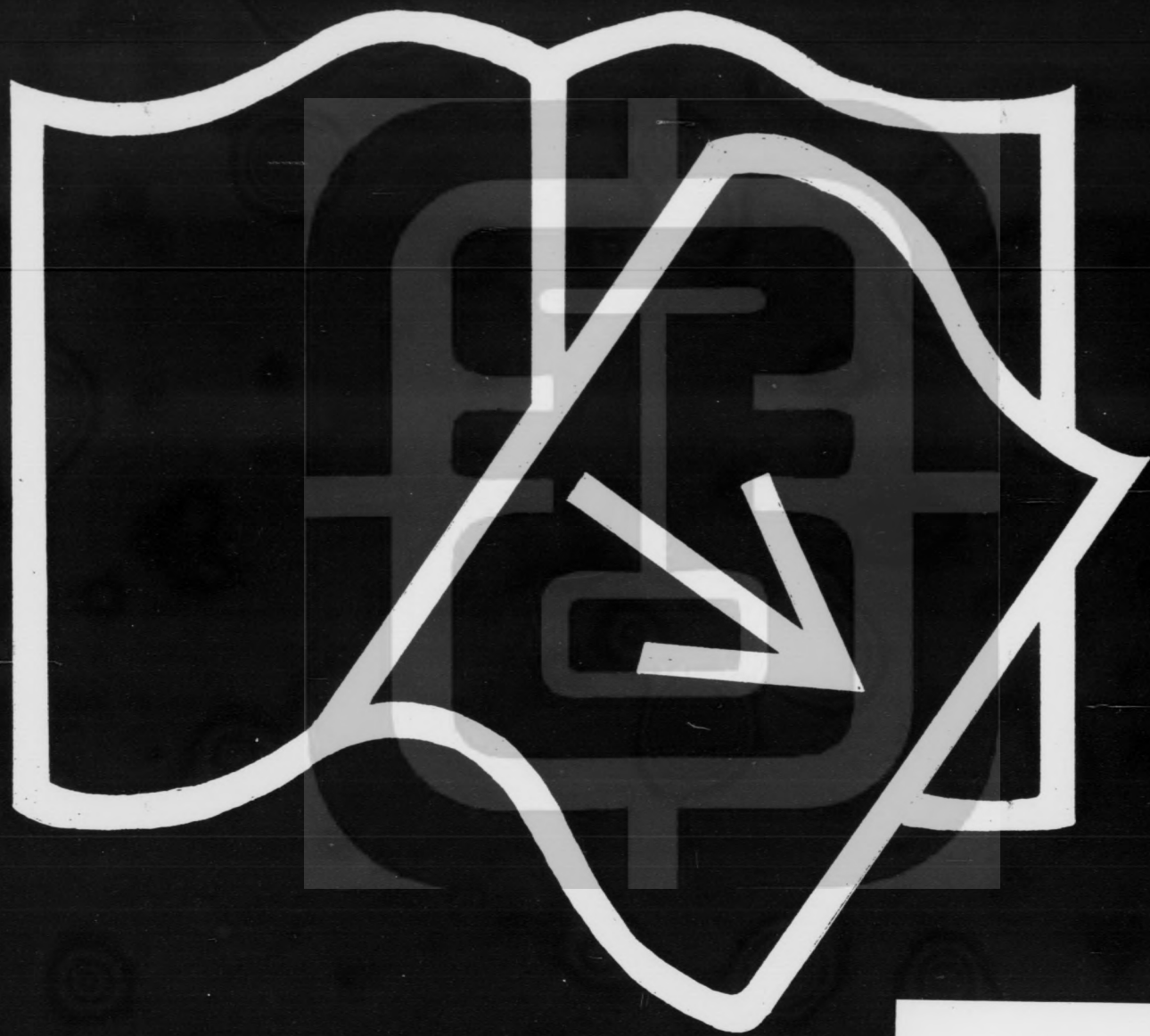
郎進左僕射封儀國公與曾布不協累降磁州團練副使復太中大夫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嘗入元祐黨籍參史傳

韓氏門人

徽猷趙無媿先生君錫

趙君錫號無媿洛陽人文定公安仁孫母亡事父不違左右夜則寢于傍凡衾裯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翦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以不願仕其父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謁文潞公潞公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為法及改宗正丞時

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而遂院自備緡錢為月餽貧者或不能以時致宗師輒移文督取先生言國家養天下士于太學當不較其費安有教育宗室令自行束脩之理詔悉從官給拜御史中丞即上疏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為躬政之漸知河南府徙應天因清明出郊具奠杜衍張昇張方平趙鼎王堯臣蔡抗蔡挺之筮邀七家子孫陪祭于側時人傳其風義紹聖中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紹興六年贈徽猷閣直學士參史傳



原件短缺

P32

忠宣家學子高平再傳

范先生正平 附弟正思

范正平字子夷忠宣次子也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忠宣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先生推與幼弟紹聖中為開封尉案按后戚向氏墳兆忤蔡京及京當國言先生矯換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行之意遂逮先生及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先生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為哉釋材案陳鄒學案陳右司說云范子思所知所守過于其兄范氏家學便有使處攷范忠宣集補編子夷傳弟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為士林所推居忠宣憂哀毀過甚因感疾釋服不調者十年先生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遂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日舊制凡傳聖語受本于御前請

聲隅子著欬歔瑣微論十卷以為聲隅者枿物之名欬歔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石徂徠在太學遣諸生以禮聘召先生走匿鄰家不出樞密使韓魏公琦表薦之以為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關學之先

殿中丞侯華陰先生可

申先生顏 合傳

侯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徙華陰少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為學和寒酷暑未嘗廢業博物強記于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算之學無所不究自陝而西多宗其學先生亦以樂育為已任主

華學之教者凡二十年再試不遇遂棄其業孫威敏公征儂智高請先生參其軍事奏凱敘功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尚巫而輕醫先生誨以義理巴人化之娶婦多責財于女氏至有老弗能嫁者先生爲定昏禮又爲減官輸絲帛之賦調耀州華原簿痛抑富民之兼并者誅姦胥以大理評事簽書儀州判官韓忠獻公鎮長安與先生謀渭源之地至其境以朝廷恩德諭其酋豪翌日詣軍門輸土不費一矢因城熟羊以撫之嘗以數十騎行邊猝與虜遇乃分其騎爲四令高其旗幟旋山徐行虜以爲有大兵而誘之也避去以忠獻薦遷殿中丞知涇陽縣議復鄭白水利得請而讒者構之罷官去不竟其施以元豐己未卒有申顏先生者君子也非法不言非禮不履關中之人無老幼見之

坐者必起與先生爲莫逆顧皆貧先生之未仕也嘗與易衣互出謀食以養兩家有無均之申顏先生嘗曰吾不可一日失俟無可或問之曰無可能攻吾之過耳申顏先生病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未至而死其目不瞑或曰是待俟先生而瞑乎未歿先生馳至撫之而瞑申顏先生嘗欲葬其先世而未能及死無子先生傾所有不足賣衣以益之卒成其志天寒先生父子尚單衣忽有饋白金者謂其子曰申顏先生之妹將嫁速以資之其好義如此其歿也戒其子勿用浮屠先生之女兒適程氏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也故明道志先生之墓先生之孫是爲荆門先生仲良○呂舍人本中有曰關學未興申顏先生蓋亦安定泰山之儔未幾而張氏兄弟大之然則申顏先生之有功關

泰山之儔未幾而張氏兄弟大之然則申顏先生之有功
關中亦已多矣而先生為之死生之友觀其所學非腐儒
之無用者而宋史僅著之義士傳中予故特表而出之

中允宇文止止先生之邵

宇文之邵字公南綿竹人舉進士為文州曲水令神宗即位求
言疏言公卿大夫民之表宜先以節義廉恥風導之凡所建置
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疏奏不報喟然
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于學
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為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卒司馬
溫公曰吾聞志不行願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
于之邵見之矣范蜀公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

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其為兩賢所推尚如此參

史傳

士民門人

趙先生狩

別見泰山學案

士氏私淑

縣尉李先生縉

別見泰山學案

劉氏家學

知渭州劉先生庠

劉庠字希道子望之子也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第進士為高
密廣平院教授英宗求直言先生上書論時事除監察御史裏
行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為右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為

中亦已多矣而先生爲之死生之友觀其所學非腐儒之無用者而宋史僅著之義士傳中予故特表而出之

蜀學之先

中允宇文止止先生之邵

宇文之邵字公南綿竹人舉進士爲文州曲水令神宗卽位求言疏言公卿大夫民之表宜先以節義廉恥風導之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司馬溫公曰吾聞志不行願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于之邵見之矣范蜀公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

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其爲兩賢所推尚如此參史傳

士氏門人

趙先生狩別見泰山學案

士氏私淑

縣尉李先生縉別見泰山學案

劉氏家學

知渭州劉先生庠

劉庠字希道子望之子也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第進士為高密廣平院教授英宗求直言先生上書論時事除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為右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為

荆門先生仲良
祖望謹舉呂舍人本中曰關學未興申願先生蓋亦安定
此二學案
醉經閣校本

先除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
移知真定又為河東都轉運召知開封先生不肯屈事王荆公
荆公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即告我或
語先生盍往見之先生曰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
人情脫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又與蔡確
爭廷參禮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厯知渭州卒年六十四 參史傳

劉氏門人

臨瀛令曹先生起

附見泰山學案

雋上長老主司

別見泰山學案

吳氏家學

直閣吳先生師禮

吳師禮字安仲錢塘人師仁弟太學上舍賜第厯官右司員外
郎王翰墨徽宗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
臣不敢以末伎對終直祕閣知宿州其游太學時其為正守春
秋學他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先生悉以先說對學官
怒鳴鼓坐堂上眾質之先生引據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
旁心竊喜後遂定交 參史傳

宋元學案卷六終

先除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
移知真定又為河東都轉運召知開封先生不肯屈事王荆公
荆公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即告我或
語先生盍往見之先生曰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
人情脫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又與蔡確
爭廷參禮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歷知渭州卒年六十四 參史傳

劉氏門人

臨瀛令曹先生起

附見泰山學案

進士張先生洞

別見泰山學案

楊氏門人

銀青王桃源先生說見下鄞江家學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袁氏續傳

正獻袁系齋先生瘦 別見系齋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終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for writing.

